通鑑紀事本末

第卅五冊

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正史類	五四六函	四五架	二四五號	四二冊

TOKIO LIBRARY

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秋九月戊午冊南詔蒙歸義爲雲南王歸義之先本哀牢夷地居姚州之西東南接交趾西北接吐蕃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曰蒙舍曰蒙越曰越澹兵力相埒莫能相壹歷代因之以分其勢蒙舍最在南故謂之南詔高宗時蒙舍細奴邏初入朝細奴邏生邏盛盛生盛邏皮盛邏皮生皮邏閣皮邏閣浸彊大而五詔微弱會有破渾河蠻之功乃賂王昱求合六詔爲一昱爲之奏請朝廷許之仍賜名歸義於是以兵威脅服群蠻不從者滅之遂擊破吐蕃徙居太和

城其後卒爲邊患、

天寶七載雲南王歸義卒子閣羅鳳詗以其子鳳迦異爲陽瓜州刺史、

九載楊國忠德鮮于仲通鷹爲劒南節度使仲通性褊急失蠻夷心故事南詔常與妻子俱謁都督過雲南雲南太守張虔陀皆私之又多所徵求南詔王閣羅鳳不應虔陀遣人詈辱之仍密奏其罪閣羅鳳忿忿是歲發兵反攻陷雲南殺虔陀取曳州三十二、

十載夏四月壬午劒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詔蠻大敗於瀘南時仲通將兵八萬分二道出戎嶲州至曲州靖州南詔王閣羅鳳遣使謝罪請還所俘掠城雲南而去且曰、

今吐蕃大兵壓境若不許我我將歸命吐蕃雲南非唐有也仲通不許囚其使進軍至西洱河與閣羅鳳戰軍大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楊國忠掩其敗狀仍叙其戰功閣羅鳳斂戰尸築爲京觀遂北臣於吐蕃繼語謂弟爲鍾吐蕃命閣羅鳳爲贊普鍾號曰東帝給以金印閣羅鳳刻碑於國門言已不得已而叛唐且曰我世世事唐受其封賞後世容復歸唐當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制大募兩京及河南北兵以擊南詔人聞雲南多瘴癘未戰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應募楊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連枷送詣軍所舊制百姓有勳者免征役時調兵既多國忠奏先取高勳於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

所在哭聲振野、

十一載夏六月甲子楊國忠奏吐蕃兵六十萬救南詔劒南兵擊破之於雲南克故隰州等三城捕虜六千三百以道遠簡壯者千餘人及爨長隆者獻之、

十三載夏六月侍御史劒南留後李宓將兵七萬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城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罹瘴疫及飢死十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宓被擒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上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

可復救何謂無憂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肅宗至德元載南詔乘亂陷越巂會同軍據清溪關尋傳驃國皆降之代宗大曆十四年秋九月南詔王閣羅鳳卒子鳳迦異前死孫異牟尋立冬十月丁酉朔吐蕃與南詔合兵十萬三道入寇一出茂州一出扶文一出黎雅曰吾欲取蜀以為東府西川節度使崔寧在京師所留諸將不能禦虜連陷州縣刺史棄城走士民竄匿山谷上憂之趣寧歸鎮寧已辭楊炎言於上曰蜀地富饒寧據有之朝廷失其外府十四年矣寧雖入朝全師尚守其後貢賦不入與無蜀同且寧本與諸將等夷因亂得位威令不行今雖遣之必恐無功若其有功則義不可奪是蜀地敗固失之勝亦不得也

無戍字

陽戍兵數千人雜禁兵往擊之何憂不克因而得內親兵於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更授它帥使千里沃壤復爲國有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上曰善遂留寧初馬璘忌涇原都知兵馬使李晟功名遣入宿衛爲右神策都將上發禁兵四千人使晟將之以發邠隴范陽兵五千使金吾大將軍安邑曲環將之以救蜀東川出軍自江油趣白壩與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之范陽兵追及於七盤又破之遂克維茂二州李晟追擊於大度河外又破之吐蕃南詔饑寒隕於崖谷死者八九萬人吐蕃悔怒殺誘導使之來者異牟尋懼築苴咩城延袤十五里徙居之吐蕃封之爲

軍作兵

日東王、

無地字

德宗貞元三年、初雲南王閣羅鳳陷嶲州獲西瀘令鄭回回相州人通經術閣羅鳳愛重之其子鳳迦異及孫異牟尋皆師事之每授學回得撻之及異牟尋爲王以回爲清平官清平官者蠻相也凡有六人而國事專決於回五人者事回甚卑謹有過則回撻之雲南有衆數十萬吐蕃每入寇常以雲南爲前鋒賦斂重數又奪其險要地立城堡戍徵兵助防雲南苦之回因說異牟尋以爲自歸於唐曰中國尚禮義有惠澤無賦役異牟尋以爲然而無路自致凡十餘年及西川節度使韋皐至鎮招撫嶲

諸作附

上附蠻異牟尋潛遣人因諸蠻求內附皐奏今吐蕃棄好

暴亂鹽夏宜因雲南及入國生羌有歸化之心招納之以離吐蕃之黨分其勢上命皇先作遣將書以諭之微觀其趣、

閏五月、己未、帝皇復與東蠻和義王苴那時書使詗伺導達雲南、　六月、皇以雲南頗知書、壬辰、自以書招諭之令趣遣使入見、

冬十月、吐蕃發兵尋欲內附未敢自遣使先遣其四年、夏四月、雲南王異牟尋欲內附未敢自遣使先遣其東蠻鬼主驃旁苴夢衝苴鳥星入見五月、乙丞宴之於麟德殿賜賚甚厚封王給印而遣之、

十萬將落西川亦發雲南兵蠶雲南內雖附唐界未敢叛吐蕃亦發兵數萬屯於瀘北嘗帝皇知雲南計方猶豫乃爲書遺雲南王叔其叛吐蕃歸化之誠貯以銀函使東蠻酋致

吐蕃吐蕃始疑雲南遣兵二萬屯會川以塞雲南趣蜀之路雲南怒引兵歸國由是雲南與吐蕃大相猜阻歸唐之志益堅吐蕃失雲南之助兵勢始弱矣然吐蕃業已入寇遂分兵四萬攻兩林驃旁三萬攻東蠻七千寇清溪關五千寇銅山皇遣黎州刺史韋晉等與東蠻連兵御禦之破吐蕃於清溪關外、　十一月、吐蕃屢遣人誘脅雲南、

五年、春二月、丁亥帝皇遣異牟尋書稱回鶻屢請佐天子共滅吐蕃王不早定計一旦爲回鶻所先則王累代功名虛棄矣且雲南久爲吐蕃屈辱今不乘此時依大國之勢以復怨雪恥後悔無及矣、雲南雖貳於吐蕃亦未敢顯與之絕冬十二月、壬辰帝皇復以書招諭之、

於作于

蠻吐蕃二字

七年、帝皇比年致書招雲南王異牟尋、終未獲報、然吐蕃屢發雲南兵、雲南與之益少、皇知異牟尋心附於唐、討擊副使段忠義本閣羅鳳使者也、六月、丙申、皇遣忠義還雲南、并致書敦諭之、

冬、十二月、吐蕃知帝皇使者在雲南遣使讓之、雲南王異牟尋紿之曰、唐使本繼遷也、皇聽其歸耳、無它謀也、因執以送吐蕃、多取其大臣之子爲質、雲南愈怨、勿鄧會長首豪夢衝潛通吐蕃、扇誘群蠻、隔絕雲南使者、帝皇遣三部落總管趙宠將兵至琵琶川、

八年、春、二月、壬寅、執夢衝數其罪而斬之、雲南之路始通、

冬、十一月、吐蕃雲南日益相猜、每雲南兵至境上、吐蕃輒亦發兵聲言相應、實爲之備、辛酉、帝皇復遣雲南王異牟尋尚不欲吐蕃知之、令佐時書、欲與共襲吐蕃驅之雲嶺之外、忍乎吐蕃城堡、獨與雲南築大城於境上、置戍相保、求同一家、

九年、夏、五月、雲南王異牟尋遣使者三輩、一出戎州、一出黔州、一由安南、各齎生金丹砂、詣帝皇、金以示堅、丹砂以示赤心、三分皇所與書、爲信、皆達成都、異牟尋上表請棄吐蕃歸唐、并遣皇昂書、自稱唐故雲南王孫、吐蕃貪普義弟、日東王、皇遣其使者、詣長安、并上表賀、上賜異牟尋詔書、令皇遣使慰撫之、

冬、十月、甲子、帝皇遣其節度巡官崔佐時齎詔書、詣雲南、分自爲昂書答之、

十年、春、正月、崔佐時至雲南所都羊苴咩城、吐蕃使者數百人、先在其國、雲南王異牟尋尚不欲吐蕃知之、令佐時

頃作甚

衣冠柯服而入佐時不可曰我大唐使者邑豈得衣小曳之服異牟尋不得已夜迎之佐時大宣詔書異牟尋恐懼顧左右失色業已歸唐乃獻款流涕俯伏受詔鄭回密見佐時教之故佐時讓得其情因勸異牟尋悉斬吐蕃使者去吐蕃所立之號獻其金印復南詔舊名異牟尋從之仍刻金印以獻異牟尋師其子尋夢湊榮與佐時盟於點蒼山神祠先是吐蕃與回鶻爭北庭大戰死傷頗衆徵兵萬人於雲南異牟尋辭以國小請發三千人吐蕃少之益至五千人前行自將數萬人踵其後晝夜兼行襲擊吐蕃戰於神川大破之取鐵橋等十六城虜其五王降其衆十餘萬戊戌遣使來獻捷、夏六月、

南詔以下係春三月

雲南王異牟尋遣其弟湊羅揀獻地圖土貢及吐蕃所給金印、請復號南詔癸丑以祠部郎中袁滋爲冊南詔使賜銀窠金印、文曰貞元冊南詔印、滋至其國異牟尋北面跪受冊印、稽首再拜因與使者宴出玄宗所賜龜茲樂惟二盤二以示滋又指老笛工歌女曰皇帝所賜龜茲樂惟二人在耳、滋曰南詔當深思祖考子子孫孫盡忠於唐異牟尋拜曰敢不謹承使者之命、

十一年秋九月丁巳加嘉貞雲南安撫使、南詔攻吐蕃昆明城取之又虜施順二蠻王、

十五年夏四月南詔異牟尋遣使與嘉貞皇約共擊吐蕃皇

冬十二月吐蕃衆五萬分擊

以兵糧未集請俟它年、

南詔及嶲州異牟尋叛
憲宗元和三年冬十二月南詔異牟尋卒子尋閣勸立
十一年春二月南詔勸龍晟活虔不道上下怨疾幷棟節
度王嵯巔弒之立其弟勸利勸利德嵯巔賜姓蒙氏謂之
大蒙蒙蠻言兄也
穆宗長慶三年秋七月南詔勸利卒國人請立其弟豐祐
豐祐勇敢善用其衆始慕中國不與父連名
文宗大和三年冬十一月丙申西川節度使杜元頴奏南
詔入寇元頴以舊相文雅自高不曉軍事專務蓄積減削
士卒衣糧西南戍邏之卒衣食不足皆入蠻境鈔盜以自
給蠻人反以衣食資之由是蜀中虛實動靜蠻皆知之南
詔自嵯巔謀大舉入寇會以蜀中虛實動靜蠻皆知之南
至邏城一無備御蠻以是不信嵯巔兵
元頴遣兵與戰於邛州南蜀兵大敗蠻遂陷邛州詔發
東川與元荊南兵以救西川十二月丁未朔又發鄂岳襄
鄧陳許等兵繼之已酉以東川節度使郭釗爲西川節
度使兼權東川節度事嵯巔自邛州引兵徑抵成都庚戌
陷其外郭杜元頴帥衆保牙城以拒之欲遁去者數四壬
子貶元頴爲邵州刺史已未以右領軍大將軍董重質
爲神策諸道西川行營節度使又發太原鳳翔兵赴西川
南詔寇東川入梓州西郭釗兵寡弱不能戰以晝晝嵯巔

嵯巔復書曰杜元頴侵擾我故興兵報之耳與劍修好而退蠻留成都西郭十日其始慰撫蜀人市肆安堵將行乃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及珍貨而去蜀人恐懼往往赴江流尸塞江而下嵯巔自爲軍殿及大渡水嵯巔謂蜀人曰此南吾境也聽汝哭別鄉國衆皆慟哭赴水死者以千計自是南詔工巧埒於蜀中嵯巔遣使上表稱蠻比修職貢豈敢犯邊正以杜元頴不恤軍士怨苦元頴競爲鄉道薪我此行以誅虐帥誅之不遂無以慰蜀士之心願陛下誅之丁邪再貶元頴循州司馬詔重重質及諸道兵皆引還郭劍至成都與南詔立約不相侵擾詔遣中使以國信賜嵯巔、

四年秋九月西川節度使郭劍以疾求代冬十月戊申以義成節度使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郭劍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郭劍多病未暇完補德裕至鎮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於軍旅習邊事者雖走卒蠻夷無所間詔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上命德裕修塞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或無土則以石壘之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但邊卒雜以來得萬人成都得二萬人精加訓練則蠻不敢動矣邊兵又不宜多須力可臨制崔旰之殺郭英乂張朏之逐張延賞皆鎮兵也時北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在成都有詔來年三月亦歸蜀

人怡懼德裕奏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爲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若非兵盡歸則與杜元穎時無異蜀不可保恐議者云蜀經蠻寇以來已自增兵鄰者蠻已逼元穎知補市人爲兵得三千餘人徒有其數實不可用郭釗募非兵僅得百餘人臣復召募得二百餘人此外皆元穎舊兵也恐議者又聞一夫當關之說以爲清溪可塞臣訪之蜀中老將清溪之旁大路有三自餘小徑無數皆東蠻臨時爲之開通若言可塞則是欺罔朝廷要須大度水北更築一城迤邐接黎州以大兵守之方可況聞南詔以所掠蜀人二千及金帛賂遺吐蕃若使二虜知蜀虛實連兵入寇誠可深憂其朝廷建言者

蓋由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它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堡鄣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

五年夏五月丙辰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奏遣使詣南詔索所掠百姓得四千人而還

宦官弒逆 并露之變附

唐憲宗元和十三年淮西既平上浸驕侈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鎛衛尉卿鹽鐵轉運使程异曉其意數進羨餘以供其費由是有寵鎛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甲辰鎛以本官昇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道負販者亦咄之裴度崔群極陳其不可上不聽

度耻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以爲鎛昇皆
錢穀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寘之相位中外無不駭笑況
鎛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爲務凡中外仰給度支之人無
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軍士怨怒會臣至行營
曉諭慰勉僅無潰亂今舊將舊吳悉向淄青聞鎛入相必
盡驚憂知無可訴之地矣程昇雖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
可處煩劇不宜爲相至如鎛資性狡詐天下共知唯能上
惑聖聰足見姦邪之極臣若不退天下謂臣不知羞耻臣
若不言天下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
烈火燒心衆鏑叢體所可惜者淮西溫定河北底寧承宗
欵手削地幕弘興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
處置得宜能服其忠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
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爲朋黨之省鎛自知
不爲衆所與益爲巧諂以自固奏減內外官俸以助國用
給事中崔植封還敕書極論之乃止植祐甫之弟子也
上晚節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先爲鄂岳
觀察使以貪暴聞恐終獲罪思所以自媚於上乃因皇甫
鎛薦山人柳泌云能合長生藥甲戌詔泌居興唐觀煉藥

十一月柳泌言於上曰天台山神仙所聚多靈草臣
雖知之力不能致誠得爲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信之丁亥
以泌權知台州刺史仍賜服金紫諫官爭論奏以爲人主
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賦政者上曰煩二州之力而能爲

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群臣莫敢言
十四年冬十月柳泌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而
懼舉家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鎛李道古
保獲之上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日加躁渴起居舍人裴
潾上言以爲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
饗天下之福自黃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考皆用此道也自
去歲以來所在多薦方士轉相汲引其數浸繁借令天下
真有神仙彼必深潛巖壑權畏人知凡候伺權貴之門以
大言自衒奇伎驚衆者皆不軌狗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
餌其藥耶夫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況金石酷烈有
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人五藏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
嘗之乞令獻藥者先自餌一年則真僞自可辨矣上怒下
一月巳亥貶潾江陵令
十五年初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澧王惲爲太子上
不許及上寢疾承璀謀尚未息太子聞而憂之密遣人問
計於司農卿郭劍劍曰殿下但盡孝謹以俟之勿恤其它
劍太子之舅也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
死者人人自危庚子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
弘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
也中尉梁守謙與諸宦官馬進潭劉承偕常元素王守澄
等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璀及澧王惲賜左右神策軍士錢
人五十緡六軍威遠人三十緡左右金吾人十五緡閏月

丙午、穆宗即位于太極殿東序、丁未、輟西宮朝臨、集群臣於月華門外、貶皇甫鎛爲崖州司戶、市井皆相賀、壬子、杖殺柳泌及僧大通、自餘方士皆流嶺表、貶左金吾將軍李道古循州司馬、二月、丁丑、上御丹鳳門樓、赦天下、事畢、盛陳倡優雜戲於門內而觀之、丁亥、上幸左神策軍、觀手搏雜戲、庚寅、監察御史楊虞卿上疏、以爲陛下宜延對群臣、周徧顧問、惠以氣色、使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冤、如此而不致升平者未之有也、衞山人趙知微亦上疏諫上遊畋無節、上雖不能用、亦不罪也、秋八月、上甫過公除、即事遊畋、聲色賜與無節、九月、欲以重陽大宴、捨遺李玨帥其同僚上疏曰、伏以元朔未改、園陵尚新、雖陛下

子作午

無退字

無近習二字

就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遵同軌之會、始離京畿、告遠曳之使未復命、遏密弛禁、甚爲齊人、合讌內庭、事將未可、上不聽、冬十月、壬子、群臣入閤、退諫議大夫鄭覃等五人、進言陛下宴樂過多、畋遊無度、今胡寇壓境、忽有急奏、不知乘輿所在、又晨夕與近習倡優狎暱、賜與過厚、夫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與、雖內藏有餘、願陛下愛之、萬一四方有事、不復使有司重歛百姓、時久無閒中論事者、上始甚訝之、謂宰相曰、此輩何人、對曰、諫官、上乃使人慰勞之曰、當依卿言、宰相皆賀、然實不能用也、覃珣瑜之子也、上嘗謂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此乃時和人安、足用爲慰、公著對

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爲遊宴沈酣書夜優雜子女、不愧左右如此不已則百職皆廢陛下能無獨憂勞乎願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十一月、上將幸華清宮戊午宰相帥兩省供奉官詣延英門三上表切諫且言如此臣輩當扈從來面對皆不聽諫官伏門下至暮乃退已未明上自複道出城幸華清宮獨公主駙馬中尉神策六軍使帥禁兵千餘人扈從埔時還宮、

穆宗長慶三年冬十一月庚辰上與宦官擊毬於禁中有宦者墜馬上驚因得風疾不能履地自是人不聞上起居宰相屢乞入見不報裴度三上疏請立太子且請入見十二月辛卯上見群臣於紫宸殿御大繩牀悉去左右衛官獨宦者十餘人侍側人情稍安李逢吉進言景王已長請立爲太子裴度請速下詔副天下望上無言既而兩省官亦繼有請立太子者癸巳詔立景王湛爲皇太子上疾浸瘳、

三年春正月癸未賜兩軍中尉以下錢二月辛卯賜統軍使等錦綵銀器各有差、初翼城人鄭注以小目下視而巧諛傾諂善揣人意以醫遊四方鎮貧甚賣以藥術干徐州牙將牙將悅之薦於節度使李愬愬餌其藥頗驗遂有寵署爲牙推浸預軍政妄作威福軍府患之監軍王守澄以衆情白愬請去之愬曰注雖如是然奇士也將軍試

與之語苟無可取去之未晚乃使注往謁守澄守澄初有難色不得已見之坐語未久守澄太喜延之中堂促膝笑語恨相見之晚明日謂憩曰鄭生誠如公言自是又有寵於守澄權勢益張憩署爲巡官列於賓席注既用事恐牙將薦己者泄其本末密以它罪譖之於憩憩殺之及守澄入知樞密挈注以西爲立居宅贍給之遂薦於上上亦厚遇之自上有疾守澄專制國事勢傾中外注日夜出入其家與之謀議語必通夕闔通賂遺人莫能窺其迹始則有微賤巧宦之士或因以求進數年之後達官車馬滿其門矣

四年初柳泌等既誅方士稍復因左右以進上餌其金石之藥有處士張皇者上疏以爲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昔孫思邈有言藥勢有所偏助令人藏氣不平借使有疾用藥猶須重慎庶人尚爾況於天子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此陛下所詳知也豈得復循其覆轍乎今朝野之人紛紜竊議但畏忤旨莫敢進言臣生長蓬艾麋鹿與遊無所邀求但粗知忠義欲裨萬一耳上甚善其言使求之不獲庚午上疾復作壬申大漸命太子監國官欲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太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傾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之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爲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

下上作尚

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劉聞有是議密上牋曰若果
徇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
慶鍾於吾兄是夕上崩于寢殿癸酉以李逢吉攝冢宰丙
子敬宗即位于太極東序　自戊寅至庚辰上賜宦官服
色及錦綵金銀甚衆或今日賜緑明日賜緋　二月丁
未上幸中和殿擊毬自是數遊宴擊毬奏樂賞賜宦官樂
人不可悉紀　三月上視朝每晏戊辰曰絶高上未坐
百官班於紫宸門外老病者幾至僵踣諫議大夫李渤白
宰相曰昨日疏論坐晚今晨愈甚請出閤待罪於金吾仗
既坐班退左拾遺劉栖楚獨留進言曰憲宗及先帝皆長
君四方猶多叛亂陛下富於春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理
而嗜寢樂色日晏方起梓宮在殯鼓吹日喧令聞未彰惡
聲遐布臣恐福柞之不長請卒首王階以謝諫職之曠遂
以額叩龍墀見血不已響聞閤外李逢吉宣曰劉栖楚休
叩頭俟進止栖楚捧首而起更論宦官事上連揮令出栖
楚曰不用臣言請繼以死牛僧孺宣曰所奏知門外俟進
止栖楚乃出待罪金吾仗於是宰相贊成其言上命中使
就仗扞李渤宣慰令歸尋擢栖楚爲起居舍人仍賜緋栖
楚辭疾不拜歸東都　夏四月上者蘇玄明與樂坊供
人張韶善玄明謂韶曰我爲子上當升殿坐與我共食今
主上晝夜毬獵多不在宮中大事可圖也韶以爲然乃與
玄明謀結染工無賴者百餘人丙申匿兵於紫草車載以

入銀臺門伺夜作亂未達所詰有疑其重載而詰之者韶急卽殺詰者與其徒易服揮兵大呼趣禁庭上時在清思殿擊毬諸宦者見之驚駭急入閉門走白上盜尋斬關而入先是右神策中尉梁守謙有寵於上每兩軍角伎藝上常祐右軍至是上狠狽欲幸右軍左右曰右軍遠恐遇盜不若幸左軍近上從之左神策中尉河中馬存亮聞上至走出迎捧上足涕泣自負上入軍中遣大將康藝全將騎卒入宮討賊上憂二太后隔絶存亮復以五百騎迎二太后至軍張韶升清思殿坐御榻與蘇玄明同食曰果如子言玄明驚曰事止此邪韶懼而走會康藝全與右軍兵馬使尚國忠引兵至合擊之殺韶玄明及其黨黑死者狼藉逮夜始定餘黨猶散匿禁苑中明日悉擒獲之時宮門皆閉上宿於左軍中外不知上所在人情恇駭丁酉上還宮宰相帥百官詣延英門賀來者不過數十人盜所歷諸門監門宦者三十五人法當死已亥原賞兩軍立功將士

冬十月戊戌翰林學士韋處厚諫上宴遊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是時不死諫者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纔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諫乎上感其言賜錦綵百匹銀器四　敬宗寶曆元年正

敬宗以下當提行

遊幸無常昵比群小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見二月壬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扆六箴一曰宵衣以諷視朝稀晚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

辨作辨下莫辨同

好四曰納誨以諷輕出遊幸其納誨箴略曰漢驁流湎肇自淫鍾魏叡侈汰陵宵作宮忠雖不忤善亦不從以規爲愆是謂塞聰防微箴略曰亂臣猖蹶非可遽數玄服莫辨觸瑟始仆柏谷微行豺豕塞路覩貌獻餐斯可戒懼上優詔荅之　冬十月上欲幸驪山溫湯左僕射李絳諫議大夫張仲方等屢諫不聽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爲犬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爲亡玄宗宮驪山而祿山亂宪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上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十一月庚寅幸溫湯卽日還宮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

二年夏六月甲子上御三殿令左右軍教坊內園爲擊毬手搏雜戲酣有斷簪碎首者夜漏數刻乃罷　壬辰宣索左藏見在銀十萬兩金七千兩悉貯內藏以便賜與道士趙歸眞說上以神仙僧惟眞譽貴賢士簡說上以禱祠求福皆出入宮禁上信用其言山人杜景先請徧歷江嶺求訪異人有潤州人周息元自言壽數百歲上遣中使迎之六月乙巳息元至京師上館之禁中山亭　上遊戲無度卹膳群小善擊毬好手搏禁軍及諸道爭獻力士又以錢萬緡付內園令召募力士晝夜不離側又好深夜自捕狐狸性復褊急力士咸恃恩不遜輒配流籍沒宮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十二月辛丑上夜獵還宮宮官劉

祚作阼

克明田務澄許文端交擊破軍將蘇佐明王嘉憲石從貴
閻惟直等二十八人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
蘇佐明等弒上於室內劉克明等矯稱上旨命翰林學士
路隋草遺制以絳王悟權勾當軍國事壬寅宣遺制絳王
見宰相百官於紫宸外廡克明等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
於是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定議以
衛兵迎江王涵入宮殺左右神策飛龍兵進討賊當黨誅斬
之克明赴井出而斬之絳王爲亂兵所害時事起蒼猝守
澄等以翰林學士韋處厚博通古今一夕處置皆與之共
議守澄等欲號令中外而疑所以爲辭處厚曰正名討罪
於義何嫌安可依違有所諱避又問江王當如何踐祚處
厚曰詰朝當以王教布告中外以已平內難然後群臣三
表勸進以太皇太后令冊命卽皇帝位當時皆從其言時
不暇復問有司凡百儀法皆出於處厚無不叶宜癸卯以
裴度攝冢宰百官謁見江王於紫宸外廡王素服涕泣甲
辰見諸軍使於延英院趙歸眞等諸術士及敬宗時佐幸
者皆流嶺南或遠地乙巳文宗卽位　上自爲諸王深知
兩朝之弊及卽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詔宮女非有職掌
者皆出之出三千餘人五坊鷹犬準元和故事量留校獵
外悉放之有司供宮禁年支物並準貞元故事省教坊樂
林揔監冗食千二百餘員停諸司新加衣糧御馬坊場及
近歲別貯錢穀所占陂田悉歸之有司先宣索組繡彫鏤

無辛巳二字

之物悉罷之敬宗之世每月視朝不過一二上始復舊制
每奇日未嘗不視朝對宰相群臣延訪政事又之方鎮待
制官舊雖設之未嘗召對至是屢蒙延問其輟朝放朝皆
用偶日中外翕然相賀以爲太平可冀
文宗太和二年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
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辛巳上親策制舉人賢良
方正昌平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略曰陛下宜先憂者宮
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篡
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
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嬖近五六人揔
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

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恃廢立之權陰先君不得
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
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
兵者以逐惡爲義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
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
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
謨克丞不構矣昔秦之亡也失於彊暴漢之亡也失於微
弱彊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
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鑒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
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鴻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

矣又曰臣聞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紀綱日紊國祚日衰蓋元曰彊黎元曰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又曰陛下誠能揭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又曰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于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又曰今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勳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鞫縶藩臣干陵宰輔隳列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豈先正經文綿武之旨邪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緘閉陛下一命之寵哉甲午暨良方正裴休李郃李甘杜牧馬植崔璵王式崔慎由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考官左散騎常侍馮宿等見劉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李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顏乃上疏以爲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爲比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況臣所對不

及普慈還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賁直不報賁由是不得仕於
朝終於使府御史牧佑之孫楨勛之子式起之子愼由融
之玄孫也
四年上患宦官彊盛憲宗敬宗弑逆之黨猶有在左右者
中尉王守澄尤專橫招權納賄上不能制嘗召密與翰林學
士宋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偏上以申錫沈厚忠謹可
倚以事擢爲尚書右丞相七月癸未以申錫同平章事
五年春二月上與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吏部侍郎王
璠爲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鄭注王守澄知之陰
爲之備上弟漳王湊賢有人望注令神策都虞候豆盧著
誣告申錫謀立漳王戊守澄奏之上以爲信然甚怒守

無豫字

澄欲即遣三百騎屠申錫家飛龍使馬存亮固爭曰如此
則京城自亂矣宜召宅相至中書東門中使曰所召無宋公名申
遣中使悉召宰相至中書東門中使曰所召無宋公名申
錫知獲罪望延英以笏叩額而退宰相至延英上示以守
澄所奏相顧愕眙上命守澄捕豆盧著所告十六宅宮市
品官晏敬則及申錫親事王師文等於禁中鞫之師文亡
命三月庚子申錫罷爲右庶子自宰相大臣無敢顯言其
冤者獨京兆尹崔琯大理卿王正雅連上疏請出內獄付
外庭覈實由是獄稍緩正雅翊之子也晏敬則等自誣服
稱申錫遣王師文達意於王豫結異日之知獄成壬寅上
悉召師保以下及臺省府寺大臣面詢之午際左常侍崔

玄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鈞舒元褒蔣係裴休韋溫等復請對於延英乞以獄事付外覆按上曰吾已與大臣議之矣屢遣之出不退玄亮叩頭流涕曰殺一匹夫猶不可不重慎況宰相乎上意稍解曰當更與宰相議之乃復召宰相入牛僧孺曰人臣不過宰相今申錫已爲宰相假使如所謀復欲何求申錫殆不至此鄭注恐覆按詐覺乃勸守澄請止行貶黜癸卯貶漳王湊爲巢縣公宋申錫爲開州司馬玄亮卽日請致仕玄亮磁州人質通五世孫係父之子元褒江州人也晏敬則等坐死及流竄者數十百人申錫竟卒於貶所

七年前邠寧行軍司馬鄭注依倚王守澄權勢燻灼上深

惡之九月丙寅待御史李款閤內奏彈注內通敕使外連朝士兩地往來卜射財賄書伏夜動干竊化權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請付法司旬日之間章數十上守澄匿注於右軍左軍中尉韋元素樞密使楊承和王踐言皆惡注左軍將李弘楚說元素曰鄭注姦猾無雙卵鷙不除使成羽翼必爲國患今因御史所劾匿軍中弘楚請以中尉意詐爲有疾召使治之來則中尉延與坐弘楚侍側伺中尉舉目擒出杖殺之中尉因見上叩頭請罪具言其姦楊王必助中尉進言況中尉有翼戴之功豈以除奸而獲罪乎元素以爲然召之注至護屈鼠伏佞辭泉涌元素不覺執手款曲諦聽忘倦弘楚伺往復再三元素不顧以金帛厚遺

欲作與

上玄作存

無往復二字

給事中三字屬下句比疑失刪

注而遣之弘楚怒曰中尉失今日之斷必不免它日之禍矣因解軍職去頃之楚背卒王涯之爲相注有力焉且畏王守澄遂寢李款之奏守澄言注於上而釋之尋奏爲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朝野駭歎　冬十二月庚子上始得風疾不能言於是王守澄薦昭義行軍司馬鄭注善醫上徵注至京師飲其藥頗有驗遂有寵

八年夏六月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司門員外郎李中敏上表以爲仍歲大旱非聖德不至直以宋申卿之冤濫鄭注之姦邪今致雨之方莫若斬注而雪申卿表留中中敏謝病歸東都　李仲言遇赦還東都鄭注引仲言見王守澄守澄薦於上以仲言爲四門助教給事中事見朋黨之禍

秋九月辛亥徵昭義節度副使鄭注至京師　冬十月庚寅以李仲言爲翰林侍讀學士　十一月丙子李仲言請改名訓　十二月己卯以昭義節度副使鄭注爲太僕卿郭承嘏累上疏言其不可上不聽於是注詐上表固辭上遣中使再以告身賜之不受　初宋申錫與御史中丞宇文鼎受密詔誅鄭注使京兆尹王璠掩捕之璠密以堂帖示王守澄注由是得免深德璠璠又與李訓善於是訓注共薦之自浙西觀察使徵爲尚書左丞

九年夏四月癸巳以鄭注守太僕卿兼御史大夫注始受之仍舉倉部員外郎李款自代曰加臣之罪雖於理而無辜在款之誠乃事君而盡節時人皆哂之　初宋申初獲

罪宦官益橫上外雖包容內不能堪李訓鄭注既得幸揣知上意訓因進講數以微言動上上見其才辯意訓可與謀大事且以訓注皆因王守澄以進冀宦官不之疑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爲已任二人相挾朝夕計議所言於上無不從聲勢煊赫注多在禁中或時休沐賓客塡門賂遺山積外人但知訓注倚宦官擅作威福不知其與上有密謀也上之立也右領軍將軍與宦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訓注爲上謀進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權五月乙丑以士良爲左神策中尉守澄不悅　李訓鄭注爲上畫太平之策以爲當先除宦官次復河湟次清河北開陳方略如指諸掌上以爲信然寵任日隆　時人皆言鄭注朝夕且爲相侍御史李甘楊言於朝曰白麻出我必壞之於庭癸亥貶甘封州司馬然李訓亦忌注不欲使爲相事竟寢　甲子以國子博士李訓爲兵部郎中知制誥依前侍讀學士

八月丁丑以太僕卿鄭注爲工部尚書充翰林侍講學士注好服鹿裘以隱淪自處上以師友待之注之初得幸上嘗問翰林學士戶部侍郎李珏曰卿知有鄭注乎亦嘗與之言乎對曰臣豈特知其姓名兼深知其爲人姦邪陛下寵之恐無益聖德臣忝在近密安敢與此人交通戊寅貶珏江州刺史　憲宗之崩也人皆言宦官陳弘志爲時弘志爲山南東道監軍李訓爲上謀召之至青泥驛癸亥封杖殺之　鄭注求爲鳳

翔節度使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固言不可丁卯以固言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注爲鳳翔節度使李訓雖因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謀欲中外協勢以誅宦官故出注於鳳翔其實俟既誅宦官并圖注也注欲取名家子望之士爲參佐請禮部員外郎高温爲副使温不可或曰拒之必爲患温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速敗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　戊辰以右神策中尉行右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王守澄爲左右神策觀軍容使兼十二衛統軍李訓鄭注爲上謀以虛名尊守澄實奪之權也已已以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舒元輿爲刑部侍郎兵部郎中知制誥充翰林侍講學士李訓爲禮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仍命訓三

二日一入翰林講易元輿爲中丞凡訓注所惡者則爲之彈擊由是得爲相又上懲李宗閔李德裕多朋黨以賈餗及元輿皆孤寒新進故擢爲相庶其無黨耳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傾意任之訓或在中書或在翰林天下事皆決於訓王涯輩承順其風指惟恐不逮自中尉樞密禁衛諸將見訓皆震慴迎拜叩首壬申以刑部郎中兼御史知雜李孝本權知御史中丞孝本宗室之子依訓注得進　冬十月李訓鄭注密言於上請除王守澄辛巳遣中使李好古就第賜酖殺之贈楊州大都督訓注本因守澄進幸謀而殺之人皆快守澄之受佞而疾訓注之陰狡於是元和之逆黨略盡矣乙酉鄭注赴鎮　庚子以東都

留守司徒兼侍中裴度兼中書令餘如故李訓所奬拔率皆狂險之士然亦時取天下重望以順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累朝耆俊又爲當路所軋置之散地訓皆引居崇秩由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真能致太平者不惟天子惑之也然識者見其橫甚知將敗矣　十一月丙午以大理卿郭行餘爲邠寧節度使癸丑以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李載義兼侍中丁巳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王播爲河東節度使戊午以京兆尹羅立言權知府事石神符之五世孫也己未以太府卿韓約爲左金吾衞大將軍始鄭注與李訓謀至鎭選壯士數百皆持白梃懷其參斤以爲親兵是月戊辰王守澄葬

無官字

於滻水注奏請入護葬事因以親兵自隨仍奏令內臣中尉以下盡集滻水送葬注因闔門令親兵斧之使無遺類約既定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使行餘璠以赴鎭爲名多募壯士爲部曲幷用金吾臺府吏卒先期誅宦官宦官已而幷注去之行餘璠立言約及中丞李孝本皆訓素所厚也故列置要地獨與是數人及舒元輿謀之它人皆莫之知也壬戌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不報平安奏稱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臣遽門奏訖因蹈舞再拜宰相亦帥百官稱賀訓元輿勸上親往觀之以承天貺上許之百官退班於含元殿日加辰上乘軟輿出紫宸門升含元殿先命宰相及兩省官詣左仗視之良

久而還訓奏臣與衆人驗之殆非眞甘露未可遽宣布恐天下稱賀上曰豈有是邪顧左右中尉仇士良魚志弘帥諸宦者往視之宦者既去訓遽召郭行餘王璠曰來受敕旨璠股栗不敢前獨行餘拜殿下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外訓已先使人召之令入受敕獨東兵入邪寧兵竟不至仇士良等至左仗視甘露歸約變色流汗士良怪之曰將軍何爲如是俄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衆又聞兵仗聲士良等驚駭走出門者欲閉之士良叱之闢不得上士良等奔詣上告變訓見之遽呼金吾衛士曰來上殿衛乘輿者人賞錢百緡宦者曰事急矣請陛下還宮即舉軟輿迎上扶升輿決殿後罘罳疾趨北出訓攀輿呼曰臣奏事未竟陛下不可入宮金吾兵已登殿羅立言帥京兆邏卒三百餘自東來李孝本帥御史臺從人二百餘自西來皆登殿縱擊宦官流血呼冤死傷者十餘人乘輿迤邐入宣政門訓攀輿呼益急上叱之宦官郗志榮奮拳毆其胷僵於地乘輿既入門隨闔宦者皆呼萬歲百官駭愕散出訓知事不濟脫從吏緑衫衣之走馬而出揚言於道曰我何罪而竄謫人不之疑王涯賈餗舒元輿還中書相謂曰上且開延英召吾屬議之兩省官詣宰相請其故皆曰不知何事諸公各自便士良等知上豫其謀怒憤出不遜語上慙懼不復言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副使劉泰倫魏仲卿等各帥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閤門討賊王涯等將會

坊作里

食吏白有兵自內出逢人輒殺涯等狼狽走兩省及金吾吏卒千餘人塡門爭出門尋闔其不得出者六百餘人皆死士良等分兵閉宮門索諸司討賊黨諸司吏卒及民酤販在中者皆死死者又千餘人橫尸流血狼籍塗地諸司印及圖籍帷幕器皿俱盡又遣騎各千餘出城追亡者又遣兵大索城中舒元輿易服單騎出安化門禁兵追擒之王涯徒步至永昌里茶肆禁兵擒入左軍涯時年七十餘被以桎梏掠治不勝苦自誣服稱與李訓謀行大逆尊立鄭注王璠歸長興坊私第閉門以其兵自防神策將至門呼曰王涯等謀反欲起尚書爲相魚護軍令致意璠喜出見之將趨賀再三璠知見紿涕泣而行至左軍見王涯曰二十兄自反胡爲見引涯曰五弟昔爲京兆尹不漏言於王守澄豈有今日邪璠俛首不言又收羅立言於太平里及涯等親屬奴婢皆入兩軍繫之戶部員外郎李元稟訓之再從弟也訓實與之無恩亦執而殺之故嶺南節度使胡証家鉅富禁兵利其財託以搜賈餗入其家執其子澈殺之又入左常侍羅讓詹事渾鑕翰林學士黎埴等家掠其貨財掃地無遺鑕臧之子也坊市惡少年因之報私仇殺人剽掠百貨互相攻劫塵埃蔽天癸亥百官入朝日出始開建福門惟聽以從者一人自隨禁兵露刃夾道至宣政門尚未開時無宰相御史知班百官無復班列上御紫宸殿問宰相何爲不來仇士良曰王涯等謀反繫獄因

以涯手狀呈上召左僕射鄭覃等升殿示之上悲憤不自勝謂楚等曰是涯手書乎對曰是也誠如此罪不容誅因命楚覃留宿中書參決機務使楚草制宣告中外楚叙王涯賈餗反事浮汎仇士良等不悅由是不得爲相時坊市剽掠者猶未止命左右神策將楊鎮靳遂良等各將五百人分屯通衢擊鼓以警之斬十餘人然後定賈餗變服潛民間經宿自知無所逃素服乘驢詣興安門自言我宰相賈餗也爲奸人所汚可送我詣兩軍門者執送西軍李孝本改衣緑猶服金帶以帽韜面單騎犇鳳翔至咸陽西追擒之甲子以右僕射鄭覃同平章事李訓素與終南僧宗密善往投之宗密欲剃其髮而匿之其徒

不可訓出山將犇鳳翔爲盜屋鎮遏使宋楚所擒械送京師至昆明池訓恐至軍中更受酷辱謂送者曰得我者則富貴矣聞禁兵所在搜捕汝必爲所奪不若取我首送之送者從之斬其首以來乙丑以戶部侍郎判度支李右同平章事仍判度支前河東節度使李載義復舊任左神策觀兵三百人以李訓首引王涯王璠羅立言郭行餘右神策出兵三百人擁賈餗舒元輿李孝本獻于廟社狥于兩市命百官臨視腰斬于獨柳之下梟其首於興安門外親屬無問親疎皆死孩穉無遺妻女不死者沒爲官婢百姓觀者怨王涯權棻或詬詈或投瓦礫擊之　臣光曰論者皆謂涯餗有文學名聲初不知訓注之謀橫罹覆族之

禍憤嘆其冤臣獨以爲不然夫顛危不扶焉用彼相涯儲安高位飽重祿訓注小人窮奸究險力取將相涯儲與之比肩不以爲恥國家危殆不以爲憂偷合苟容日復一日自謂得保身之良策莫我如也若使人人如此而無禍則奸臣孰不願之哉一旦禍生不虞足折刑剭蓋天誅之也

士良安能族之哉　王涯有再從弟沐家於江南老且貧聞涯爲相跨驢詣之欲求一簿尉留長安二歲餘始得一見涯待之殊落莫父之沐因嬖奴以道所欲涯許以微官自是旦夕造涯之門以俟命及涯家被收沐適在其第與涯俱腰斬舒元輿有族子守謙慮而敏元輿愛之從元輿者十年一旦忽以非罪怒之日加譴責奴婢輩亦薄之守謙不自安求歸江南元輿亦不留守謙悲歎而去夕至昭應聞元輿牧族守謙獨免是日以令狐楚爲鹽鐵轉運使左散騎常侍張仲方權知京兆尹將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兩中尉上不豫知初王守澄惡宦官田全操劉行深周元稹薛士幹似先義逸劉英詡等李訓鄭注因之遣分詣鹽州靈武涇原夏州振武鳳翔巡邊命翰林學士顧師邕爲詔書賜六道使殺之會訓敗六道得詔皆廢不行丙寅以師邕爲矯詔下御史獄先是鄭注將親兵五百已發鳳翔至扶風扶風令韓遼知其謀不供具攜印及吏卒鋒武功注知訓已敗復還鳳翔优士良等使人齎密敕授鳳翔監軍張仲清令取注仲清惶惑不知所爲押牙李

叔和說仲淸曰叔和爲公以好召注屏其從兵於坐取之事立定矣仲淸從之伏甲以待注注恃其兵衛遂詣仲淸叔和稍引其從兵享之於外注獨與數人入旣啜茶叔和抽刀斬注因閉外門悉誅其親兵乃出密敕宣示將士遂滅注家幷殺副使錢可復節度判官盧簡能觀察判官蕭傑掌書記盧弘茂等及其支黨死者千餘人可復微之子簡能綸之子傑儉之弟也朝廷未知注死丁卯詔削奪注官爵令隣道按兵觀變以左神策大將軍陳君奕爲鳳翔節度使戊辰夜張仲淸遣李叔和等以注首入獻梟於興安門八情稍安京師諸軍始各還營詔將士討賊有功及婗隊者官爵賜賚各有差右神策軍獲韓約於崇義坊已

已斬之仇士良等各進階遷官有差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官官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每延英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相鄭覃李石曰訓注誠爲亂首但不知訓注始因何人得進宦者稍屈搢紳賴之時中書惟有空垣破屋百物皆闕江西湖南獻衣糧百二十分充宰相召募從人辛未李石上言宰相若忠正無邪神靈所祐縱遇盜賊亦不能傷若內懷奸罔雖兵衛甚設鬼得而誅之臣願竭赤心以報國止循故事以金吾卒導從足矣其兩道所獻衣糧並乞停寢從之十二月壬申朔顧師邕流儋州至商山賜死　庚戌奏籍鄭注家貲得絹百餘萬匹它物稱是庚辰上問宰相

者作官

無等字怨作追忿二字

坊市安未李石對曰漸安然北日寒冽特甚蓋刑殺太過所致鄭覃曰罪人周親前已皆死其餘殆不足問時宦者深怨李訓等凡與之有瓜葛親或暫遑蒙奬引者誅貶不已故二相言之李訓鄭注既誅召六道巡遍使田全操等恣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無貴賤當盡殺之癸未全操等乘驛疾驅入金光門京城訛言有寇至士民驚譟縱橫走塵埃四起兩省諸司官聞之皆奔散有不及束帶鞾而乘馬者鄭覃李石在中書顧吏卒稍稍逃去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且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今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覃然之石

執作持城下有門字

無吏字

無妄字

坐視文案沛然自若敕使相繼傳呼閉皇城諸司門左金吾大將軍陳君賞帥其衆立望仙門下請敕使曰賊至閉門未晚請徐觀其變不宜示弱至晡後乃定是日坊市惡少年皆衣緋皂執弓刀非望見皇城閉即欲剽掠非石與君賞鎮之京城幾再亂矣時兩省官應入直者皆與其家人辭訣丁亥詔逆人親黨自非前已就戮及指名收捕者餘一切不問諸司官吏雖為所脅從涉於詿誤皆赦之它人毋得妄相告言及相恐喝見亡匿者勿復追捕三日內各聽自歸本司時禁軍暴橫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宰相以其不勝任出為華州刺史以司農卿薛元賞代之元賞嘗詣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辯甚喧元賞使

胡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輔佐天子紀綱四海今近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即趨出上馬命左右擒軍將俟於下馬橋元賞至則已解衣跣之矣甚黨訴於仇士良士良遣宦者召之曰中尉屈大尹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繼至遂杖殺之乃白服見士良士良曰凝書生何敢杖殺禁軍大將元賞曰中尉大臣也宰相亦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庸可恕乎中尉以國同體當爲國惜法元賞已凶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知軍將已死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

開成元年春正月辛丑朔上御宣政殿赦天下改元仇士良請以神策仗衛殿門諫議大夫馮定言其不可乃止定宿之弟也　二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儒生荷國榮寵咸欲保身全族安肯構逆訓等實欲討除內臣兩中尉自爲救死之謀遂致相殺誣以反逆誠恐非聖設若宰相實有他圖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豈有內臣擅領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橫被殺傷流血千門僵尸萬計搜羅枝蔓爭外恫疑臣欲身詣闕庭面陳臧否恐拜陷孥戮事亦無成謹當修飾封疆訓練士卒內爲陛下心腹外爲陛下藩垣如奸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丙申加從諫檢校司徒　三月左僕射令孤楚從容奏王涯等既伏辜其家屯戍遺骸棄捐請官爲收瘞

以順陽和之氣上慘然父之命京兆收葬涯等十一人於城西、各賜衣一襲仇士良潛使人發之棄骨於渭水丁未、皇城留守郭皎奏諸司儀仗有鋒刃者請皆輸軍器使過立仗別給儀刃從之劉從諫復遣牙將焦楚長上表讓官、稱臣之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涯等宜蒙湔洗不可聽則賞典不宜妄加妄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祿因暴揚仇士良等罪惡辛酉、上召見楚長慰諭遣之時士良等恣橫朝臣日憂破家及從諫表至士良等憚之由是鄭覃李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彊、　夏四月己酉、上御紫宸殿宰相因奏事拜謝外間因訛言天子欲令宰相掌禁兵、已拜恩矣由是中外復有猜阻人情恟恟士民不敢解衣寢者數日、乙丑李石奏請召仇士良等出上及石等共諭釋之使毋疑懼然後事解、

秋、九月、丁丑李石爲上言宋申錫忠直爲讒人所誣竄死遐荒未蒙昭雪上俛首久之既而流涕泫然曰茲事朕又知其誤奸人逼我以社稷大計兄弟幾不能保況申錫僅全腰頸耳非獨內臣外廷亦有助之者皆由朕之不明鄉使遇漢昭帝必無此冤矣鄭覃李固言亦共言其冤上深痛恨有慙色庚辰、詔悉復申錫官爵以其子愼微爲成固尉、　上自甘露之變憂意忽忽不樂兩軍毬鞠之會什減六七、雖宴享音伎雜遝盈庭未嘗解顏閑居或徘徊眺望或獨語歎息壬午、上於延英謂宰相曰朕每與卿等論天

下事、則不免愁對曰爲理者不可以速成、上曰朕每讀書
耻爲凡主、李石曰方今內外之臣其間小人尚多疑阻、願
陛下更以寬御之彼有公清奉法如劉弘逸薛季稜者、陛
下亦宜褒賞以勸爲善、申申、上復謂宰相曰我與卿等論
天下事、有勢未得行者、退飲醇酒求醉耳對曰此皆臣等
之罪也、

三年、春正月、甲子、李石入朝、中途有盜射之、微傷左右、幷
散、石馬驚馳歸第、又有盜邀擊於坊門、斷其馬尾、僅而得
免、上聞之大驚、命神策六軍遣兵防衛、敕中外捕盜甚急、
竟無所獲、乙丑、百官入朝者九人而已、京城數日方安、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石承甘露之亂、人情危懼、宮官恣
橫、忘身徇國、故紀綱粗立、仇士良深惡之、潛遣盜殺之、不
果、石懼、累表稱疾辭位、上深知其故、而無如之何、丙子、以
石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太子頗好遊宴、昵近小人、賢妃日夜
爲楊賢妃所譖而死、太子頗好遊宴、昵近小人、賢妃日夜
毀之、九月、壬戌、上開延英召宰相及兩省御史郎官、疏太
子過惡、議廢之、曰是宜爲天子乎、群臣皆言太子年少、容
有改過、國本至重、豈可輕動、御史中丞狄兼謨論之尤切、
至於涕泣、紿事中韋溫曰陛下惟一子不教、陷之至是、豈
獨太子之過乎、癸亥、翰林學士六人、神策六軍、軍使十六
人、復上表論之、上意稍解、是夕、太子始得歸少陽院、如京
使王少華等及宦官只坐流死者數十人、　冬十月、

等下有十八二字

太子未猶不悛庚子暴薨謚曰莊恪、

四年冬十月楊妃請立皇弟安王溶爲嗣上謀於宰相李珏非之丙寅立敬宗少子陳王成美爲皇太子丁卯上幸會寧殿作樂有童子緣橦一夫來往走其下如狂上怪之左右曰其父也上泫然流涕曰朕貴爲天子不能全一子召教坊劉楚材等四人宮人張十十等責之曰構害太子皆爾曹也今更立太子復欲爾邪執以付吏已皆殺之

上因是感傷舊疾遂增十一月乙亥上疾少間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倘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赧

獻受制於彊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五年春正月己卯詔立潁王瀍爲皇太弟應軍國事權令句當且言太子成美尚年沖幼未漸師資可復封陳王時上疾甚令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引楊嗣復李珏至禁中啟奉太子監國中尉仇士良魚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在己乃言太子幼且有疾更議所立李珏曰太子位已定豈得中變士良弘志遂矯詔立瀍爲太弟是日士良弘志將兵誥十六宅迎潁王至少陽院百官謁見於思賢殿瀍泣毅有斷喜慍不形於色與安王溶皆姜爲上所厚異於諸王辛巳上崩於太和殿以楊嗣復攝冢宰癸未仇士良說太

第、賜楊賢妃安王溶陳王成美死敕大行以十四日殯成服諫議大夫裴夷直上言、期日太遠不聽時仇士良等追怨文宗凡樂工及內侍得幸於文宗者誅貶相繼夷直復上言、陛下自藩維繼統是宜儼然在疚以哀慕爲情速行喪禮早議大政以慰天下而未及數日屢誅戮先帝近臣驚率上之視聽傷先帝之神靈人情何瞻國體至重若使此輩無罪固不可刑若其有罪彼已在天網之內無所逃伏旬日之外行之何晚不聽辛丑文宗始大斂武宗即位

情作心

冬十一月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兼內謁者監仇士良請以開府儀其子爲千牛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慙恚武宗會昌

云作曰

武宗以下當提行

元年、初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惡之上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楊嗣復出爲湖南觀察使李珏出爲桂管觀察使士良屢譖弘逸等於上勸上除之乙未賜弘逸季稜死遣中使就潭桂州誅嗣復及珏戶部尚書杜悰鄆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卽位茲事不宜手滑丙申德裕與崔珙崔鄲陳夷行三上奏又邀樞密使至中書使入奏以爲德宗疑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爲冤兩河不臣者由茲恐懼得以爲辭德宗後悔錄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邸竄謫至死既而追悔爲之出涕嗣復珏等若有罪惡乞更加重貶必不可容亦當先行訊鞫使罪狀著白誅之未晚今不謀於臣等遽遣使

意指倒

誅之人情莫不震駭願開延英賜對至晡時開延英召德裕等入德裕等泣涕極言陛下宜重慎此舉毋致後悔上曰朕不悔三命之坐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既死而衆以爲冤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父之上乃曰特爲卿等釋之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歎曰朕嗣位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珏季稜志在陳王嗣復弘逸志在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嗣復仍與妃書云茹何不效則天臨朝鄧使安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德裕等曰茲事曖昧虛實難知上曰楊妃嘗有疾文宗聽其弟玄思入侍月餘以此得通意指朕細詢內人情狀皎然非虛也遂追還二使更貶嗣復爲潮州刺史李珏爲潮州司戶　秋八月加仇士良

觀軍容使、

二年夏四月上信任李德裕觀軍容使仇士良惡之會上將行尊號御丹鳳樓宣赦或告士良宰相與度支議草制減禁軍衣糧及馬芻粟士良揚言於衆曰如此至日軍士必於樓前諠譁德裕聞之乙酉開延英自訴上怒遽遣中使宣諭兩軍赦書初無此事且赦書皆出朕意非由宰相爾安得此言士良內實怠惡之士良頗覺三年夏四月上雖外尊寵仇士良內實怠惡之士良頗覺之遂以老病求散秩詔以左衛上將軍兼內侍監知省事

六月癸酉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甚寵

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它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四年宦官殺仇士良宿惡於其家得兵仗數千詔削其官爵籍沒家貲

宣宗大中八年上自即位以來治弒憲宗之黨誅竄甚衆慮人情不安詔長慶之初亂臣賊子頑流竄已盡甚餘族從疎遠者一切不問

十月上以甘露之變惟李訓鄭注當死其餘王涯賈餗等無罪詔皆雪其冤

朋黨之禍

無爲字

唐穆宗長慶元年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牛僧孺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榜出文昌紳所屬皆不預焉及第者鄭朗覃之弟裴譔度之子蘇巢宗閔之壻楊殷士汝士之弟也文昌言於上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以闕節得之上以問諸學士德裕稹紳皆曰誠如文昌言上乃命中書舍人王起等覆試夏四月丁丑詔黜朗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汝士開江令或勸徽奏文昌紳屬書上必寤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柰何奏人私書

豈士君子所爲邪取而焚之時人多之紳敬玄之曾孫起播之弟也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二年夏六月甲子裴度元稹皆罷相以兵部尚書李逢吉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三年戶部侍郎牛僧孺素爲上所厚初韓弘之子右驍衛將軍公武爲其父謀以財結中外及公武卒弘繼喪稱孫昭宗嗣主藏奴與吏訟於御史府上憐之盡取弘財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多納弘貨獨朱句細字曰某年月日送戶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上大喜以示左右曰果然言不繆知人三月壬戌以僧孺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僧孺與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出爲浙西觀察使八年不

遷以爲李逢吉逢吉排己引僧孺爲相由是牛李之怨愈深李逢吉爲相內結知樞密王守澄勢傾朝野惟翰林學士李紳每承顧問常排抑之擬狀至內庭紳多所減否逢吉患之而上待遇方厚不能遠也會御史中丞缺逢吉薦紳清直宜居風憲之地上以中丞亦次對官不疑而可之會紳與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爭臺參及它職事文移往來辭語不遜逢吉奏二人不協冬十月丙戌以愈爲兵部侍郎紳爲江西觀察使韓愈李紳入謝上各令自叙其事乃深寤壬辰復以愈爲吏部侍郎紳爲戶部侍郎

四年初穆宗既留李逢吉愈怠之紳族子虞頗以文學知名自言不樂仕進隱居華陽川父從父者爲左拾

遺虞與書景鷹諂逢於紳紳以書誚之且以語於衆人虞深怨之乃詣逢吉惡以紳平日密論逢吉之語告之逢吉益怒使虞與補闕張又新及從子前河陽掌書記仲言等伺求紳短揚之於士大夫間且言紳潛察士大夫有群居議論者輒指爲朋黨白之於上由是士大夫多怠之及敬宗卽位逢吉與其黨快紳失勢又恐上復用之日夜謀議思所以害紳者楚州刺史蘇遇謂逢吉之黨曰主上初聽政必開延英有次對官惟此可防其黨以爲然啟白逢吉曰事迫矣若俟聽政悔不可追逢吉乃令王守澄言於上曰陛下所以爲儲貳宮備知之皆逢吉之力也如杜元顥李紳輩皆欲立深王度支員外郎李續之等繼上章言之上時年十六疑未信會逢吉亦有奏言紳謀不利於上請加貶謫上猶再三覆問然後從之二月癸未貶紳爲端州司馬逢吉仍帥百官表賀既退百官復詣中書賀逢吉方與張又新語門者弗內良久又新揮汗而出旅揖百官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議衆駭愕辟易惲之石拾遺內供奉吳思獨不賀逢吉怒以思爲吐蕃告哀使丙戌貶翰林學士龐嚴爲信州刺史蔣防爲汀州刺史嚴譙州人與防皆紳所引也給事中于敖素與嚴善封還敕書人爲之懼曰于給事爲龐蔣直冤犯宰相怒誠所難也及奏下乃言貶之太輕逢吉由是嫉之張又新等猶忌紳日上書言貶紳太輕上許爲殺之朝臣莫敢言獨翰林侍讀學士韋處

厚上疏指述紳爲逢吉之黨所讒人情歎駭紳蒙先朝獎用借使有罪猶宜容假以成三年無改之孝況無罪乎於是上稍開寤會閻禁帖文書有穆宗所封一篋發之得裴度杜元頴李紳疏請立上爲太子上乃嗟歎悉焚人所上諧紳書雖未即召還後有言者不復聽矣　夏四月乙未以布衣姜洽爲補闕試大理評事陸淹布衣李虞劉堅爲拾遺時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李仲言李續之李虞劉栖楚姜洽又拾遺張權輿程昔範又有從而附麗之者時人惡逢吉者目之爲八關十六子

敬宗寶曆元年春正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以上荒湎嬖幸用事又畏罪不敢言但累表求出乙丞升鄂岳

癸巳群臣上尊號曰文武大聖廣孝皇帝赦天下赦文但云左降官已經量移者皆與量移不言未量移者翰林學士常處厚上言逢吉恐李紳量移故有此處置如此則應近年流貶官因李紳一人皆不得量移也上即追赦文改之紳由是得移江州長史、

冬十月前河陽掌書記李仲言坐陳留武昭之獄流象州、十二月言事者多稱裴度賢不宜棄之藩鎮上數遣使至興元勞問度密示以還期度因求入朝逢吉之黨大懼、

二年春正月壬辰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又

長安城中有橫亘六岡如乾象慶宅偶居第五岡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言可見上雖年少悉察其誣詖待慶益厚、　冬十二月甲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同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使、

文宗大和三年秋八月徵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爲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爲相會吏部侍郎李宗閔有宦官之助甲戌以宗閔同平章事、　壬辰以李德裕爲義成節度使李宗閔惡其逼已故出之、

四年春正月辛巳武昌節度使牛僧孺入朝、李宗閔引薦牛僧孺辛卯以僧孺爲兵部尚書同平章事於是二人相與排擯李德裕之黨稍稍逐之、裴度以高年多疾懇辭機政六月丁未以度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俟疾損三五日一入中書、初裴度征淮西奏李宗閔爲觀察判官由是漸獲進用至是怨度兼侍中充山南東道節度使度薦李德裕李德裕因其謝病九月壬午成節度使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

五年秋九月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李德裕遣行維州刺史牛叢入據其城具奏其狀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矣一維州未能損其勢徒棄誠信有害無益上以爲然詔德裕以城歸吐蕃執悉怛謀歸之吐蕃誅之於境上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事見吐蕃叛盟

六年冬十一月乙卯以荆南節度使段文昌爲西川節度

使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爲上言縛送悉怛謀以
快虜心絕後來降者非計也上亦悔之尤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牛僧孺失策附李德裕者因言僧孺與德裕有隙害
其功上益疎之僧孺內不自安會上御延英謂宰相曰天
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於此乎僧孺對曰太平無象
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陛
下若別求太平非臣等所及退謂同列曰主上責望如此
吾曹豈得久居此地乎因累表請罷十二月乙丑以僧孺
同平章事淮南節度使
臣光曰君明臣忠上令下從俊良在位佞邪黜遠禮修樂
舉刑清政平奸宄消伏兵革偃戢諸侯順附四夷懷服時

事下有亢字

無時和年豐四字

和年豐家給人足此太平之象也于斯之時閹寺專權脅
君於內弗能遠也藩鎮阻兵陵慢於外弗能制也士卒殺
逐主帥拒命自立弗能詰也軍旅歲興賦歛日急骨血縱
橫於原野杼軸空竭於里閭而僧孺謂之太平不亦誣乎
當文宗求治之時僧孺任居承弼進則偷安取容以竊位
退則欺軍誣世以盜名罪孰大焉
度使李德裕爲兵部尚書初李宗閔與德裕有隙及德裕
還自西川上注意甚厚朝夕且爲相宗閔百方沮之不能
京兆尹杜悰宗閔黨也嘗請宗閔見其有憂色曰得非以
大戎乎宗閔曰然何以相救悰曰悰有一策可平宿憾恐
公不能用宗閔曰何如悰曰德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常

丁未以前西川節

用此爲慊慊若使之知舉必喜矣宗閔默然有間曰更思其次悰曰不則用爲御史大夫宗閔曰此則可矣悰再三與約乃詣德裕德裕迎揖曰公何爲訪此寂寥悰曰靖安相公令悰達意即以大夫之命告之德裕驚喜泣下曰此大門官小子何足以當之寄謝重沓宗閔復與給事中楊虞卿謀之事遂中止虞卿汝士之從弟也

七年春二月丙戌以兵部尚書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謝上與之論朋黨事對曰方今朝士三分之一爲朋黨時給事中楊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弟戶部郎中漢公中書舍人張元夫給事中蕭澣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干執政下撓有司爲士人求官及科第無不如志上聞而惡之故與德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初左散騎常侍張仲方嘗駁李吉甫謚及德裕爲相仲方稱疾不出三月壬辰以仲方爲賓客分司　庚戌以楊虞卿爲常州刺史張元夫爲汝州刺史它日上復言及朋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李德裕曰給舍非美官而何宗閔失色丁巳以蕭澣爲鄭州刺史　夏六月壬申以工部尚書鄭覃爲御史大夫初李宗閔惡覃在禁中數言事奏罷其侍講上從容謂宰相曰殷侑經術頗似鄭覃宗閔對曰覃侑經術誠可尚然議論不足聽李德裕曰覃侑議論它人不欲聞惟陛下欲聞之後旬日宣出除覃御史大夫宗閔謂樞密使崔潭峻曰事一切宣出安

用中書灌峻曰八年天子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閔愀然而止乙亥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閔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

八年初李仲言流象州遇赦還東都會留守弟逢吉思復入相仲言自言與鄭注善逢吉使仲言厚賂之注引仲言見王守澄守澄薦於上召見之時仲言有母服難入禁中乃使衣民服號王山人仲言儀狀秀偉倜儻尚氣頗工文辭有口辯多權數上見之大悅以爲奇士待遇日隆仲言既除服秋八月辛卯上欲以仲言爲諫官宣之翰林李德裕曰仲言鄉所爲計陛下必盡知之豈宜宣之近侍上曰然豈不容其改過對曰臣聞惟顏回能不貳過彼聖賢之過但思慮不至或失中道耳至於仲言之惡著於心本安能悛改邪上曰李逢吉薦之朕不欲食言對曰逢吉自爲宰相乃薦奸邪以誤國亦罪人也上曰然則別除一官對曰亦不可上顧王涯涯對曰可德裕揮手止之上回顧適見色殊不懌而罷始涯聞上欲用仲言草諫疏極憤激既而見上意堅且畏其黨盛遂中變尋以仲言爲四門助教給事中鄭肅韓佽封還敕書德裕將出中書謂涯曰且喜給事中封敕涯即召肅佽謂曰李公適留語令二閣老不用封敕二人即行下明日以白德裕德裕驚曰德裕不欲封還當面聞何必使人傳言且有司封駁豈復稟宰相意邪二人悵恨而去九月辛亥徵昭義節度

副使鄭注至京師、王守澄李仲言鄭注皆惡李德裕、以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宗閔與德裕不相悅、引宗閔以敵之、壬戌詔徵宗閔於興元、　冬十月庚寅、以李宗閔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甲午、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是日、以李仲言爲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高銖鄭肅韓佽諫議大夫郭承嘏中書舍人權璩等爭之、不能得、承嘏晞之孫、璩德輿之子也、　李德裕見上自陳請留京師、丙午、以德裕爲兵部尚書、　十一月李宗閔言李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便、乙亥、復以德裕爲鎮海節度使、不復兼平章事、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豈相擠援上患之、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

臣光曰、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氷炭之不可同器而處也、故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勢則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君子進賢退不肖其處心也公其指事也誠公且實者謂之正直、私且誣者謂之朋黨、在人主所以辨之耳、是以明主在上度德而敘位量能而授官、有功者賞、有罪者刑、好不能惑、佞不能移、夫如是則朋黨何自而生哉、彼昏主則不然、明不能燭、彊不能斷、邪正並進、毀譽交至、取捨不在於己、威福潛移於人、於是讒慝得志而朋黨之議興矣、夫木腐而蟲生、醯酸而蝱集、故朝廷有朋黨、則人主當自咎而不當以咎群臣也、文宗苟患群臣之朋黨、何不察其

至下有有字

所毀譽者爲實爲誣所進退者爲賢爲不肖其心爲公爲私其人爲君子爲小人苟實也賢也公也君子也匪徒用其言又當進之如是雖使之爲朋黨孰敢釋是不爲乃怨群臣之難治是猶不種不芸而怨田之蕪也朝中之黨宜不能去況河北賊乎

九年、初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漳王傅母杜仲陽坐宋申錫事放歸金陵詔德裕存處之會德裕已離浙西牒留後李蟾使如詔旨至是左丞王璠戶部侍郎李漢奏德裕厚賂仲陽陰結漳王圖爲不軌上怒甚召宰相及璠漢鄭注等面質之璠漢等極口誣之路隋曰德裕不至此果如所言臣亦應得罪言者稍息夏四月以德裕爲宣歙觀察使

丙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路隋同平章事充鎮海節度使趣之赴鎮不得面辭坐救李德裕故也、初京兆尹河南賈餗性褊躁率與李德裕有隙而善於李宗閔鄭注上已賜百官宴於曲江故事尹於外門下馬揖御史餗特貴孰敢乘馬直入殿中侍御史楊儉蘇特與之爭餗罵曰黃面兒敢爾坐罰俸餗恥之求出詔以爲浙西觀察使尚未行戊戌以餗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庚子制以翬日上初得疾王涯呼李德裕犇問起居德裕竟不至又在西蜀徵逋懸錢三十萬緡百姓愁困貶德裕袁州長史

京城訛言鄭注爲上合金丹須小兒心肝民間驚懼上聞

無久字

而惡之鄭注素恨京兆尹楊虞卿與李訓共構之云此語出於虞卿家人上怒六月下虞卿御史獄注求爲兩省官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閔不許注毀之於上會宗閔救元素樞密使楊承和王守澄爭權不叶李訓鄭注因之出承和於西川元素於淮南踐言於河東皆爲監軍秋七月甲辰朔貶楊虞卿虔州司馬初李宗閔爲吏部侍郎因駙馬都尉沈議結交學士宋若憲知樞密楊承和得爲相及貶明州鄭注發其事壬子再貶處州長史著作郎分司舒元輿與李訓善訓用事召爲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鞫楊虞卿獄癸丑擢爲御史中丞

元輿元褒之兄也貶吏部侍郎蕭澣爲遂州刺史皆坐李宗閔之黨是時李訓鄭注連逐三相威震天下於是平生絲恩髮怨無不報者又貶左金吾大將軍沈議爲邵州刺史八月丙子又貶李宗閔潮州司戶賜宋若憲死戊寅再貶沈議柳州司戶　丙申詔以楊承和庇護宋申錫常元素王踐言與李宗閔李德裕中外連結受其賂遺承和可驩州安置元素可象州安置踐言可恩州安置令所在錮送楊虞卿李漢蕭澣爲朋黨之首貶虞卿虔州司戶漢汾州司馬澣遂州司馬尋遣使追賜承和元素踐言死時崔潭峻已卒亦剖棺鞭尸已亥以前盧州刺史羅立言爲司農少卿立言贓吏以賂結

鄭注而得之鄭注之入翰林也中書舍人高元裕草制言以醫藥奉君親注銜之奏元裕嘗出郊送李宗閔壬寅貶元裕閬州刺史元裕士廉之六世孫也時注與李訓所惡朝士皆指目爲二李之黨駸遂無虛日班列殆空廷中恟恟上亦知之訓注恐爲人所搖九月癸卯朝勸上下詔應與德裕宗閔親舊及門生故吏今日以前貶黜之外餘皆不問人情稍安　冬十一月李訓等謀誅宦官敗賻

宦官弒逆

開成元年春三月壬寅以袁州長史李德裕爲滁州刺史訓所指爲李德裕裕宗閔黨者稍稍收復之

夏四月乙卯以潮州司户李宗閔爲衡州司馬凡李

三年春正月楊嗣復欲援進李宗閔恐爲鄭覃所沮乃先令宦官諷上上臨朝謂宰相曰宗閔積年在外宜與一官鄭覃曰陛下若憐宗閔之遠止可移近北數百里不宜再用用之臣請先避位陳夷行曰宗閔鄉以朋黨亂政陛下何愛此纖人楊嗣復曰事貴得中不可但徇愛憎上曰可與一州覃曰與州太優止可洪州司馬耳因與嗣復互相詆訐以爲黨上曰與一州無傷覃等退上謂起居郎周敬復舍人魏謩曰宰相諠爭如此可乎對曰誠爲不可然置等盡忠憤激不自覺耳丁酉以衡州司馬李宗閔爲杭州刺史李固言與楊嗣復李珏善故引居大政以排鄭覃陳夷行每議政之際是非鋒起上不能決也

於作于　辨作辯　邪作人

五年、春正月、文宗崩、武宗即位、　夏五月、己卯、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嗣復罷爲吏部尚書、秋八月、庚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珏罷爲太常卿、初上之立非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珏相繼罷去、召淮南節度使李德裕入朝、九月、甲戌、朔至京師、丁丑、以德裕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庚辰、德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辯群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付它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爲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蓋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奸邪得乘間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爲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愼擇賢才以爲宰相、有奸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又曰、先帝於大臣、好爲形迹小過、皆容不言、日累月積、以致禍敗、茲事大誤、願陛下以爲戒、臣等有罪、陛下當面詰之、事苟無實、得以辨明、若其有實、雖理自弊、小過則容其悛改、大罪則加之誅譴、如此君臣之際、無疑間矣、上嘉納之、初、德裕在淮南、敕召監軍楊欽義入、皆言必知樞密德裕待之無加禮、欽義心銜之、一旦獨延欽義置酒中堂、情禮極厚、陳珍玩數牀、罷酒皆以贈之、欽義大喜過望、

行至汴州敕復還淮南欽義盡以所餉歸之德裕曰此何直卒以與之其後欽義竟知樞密德裕柄用欽義頗有力焉

以前以下係九月

武宗會昌元年秋八月以前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牛僧孺爲太子太師先是漢水溢壞襄州民居故李德裕以爲僧孺罪而廢之

二年春二月淮南節度使李紳入朝丁丑以紳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三年夏五月李德裕譖言太子賓客分司李宗閔與劉從諫交通不宜寘之東都戊戌以宗閔爲湖州刺史

四年秋閏七月壬戌以中書侍郎李紳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

九月李德裕怨太子太東都留守牛僧孺湖州刺史李宗閔言於上曰劉從諫據上黨十年太和中入朝僧孺宗閔執政不留之加宰相縱去以成今日之患竭天下力乃能取之皆二人之罪也德裕又使人於潞州求僧孺宗閔與從諫交通書疏無所得乃令孔目官鄭慶言從諫每得僧孺宗閔書疏皆自焚毀詔追慶下御史臺按問中丞李回知雜鄭亞以爲信然河南少尹呂述與德裕書言禎破報至僧孺出聲歎恨德裕奏述書上大怒以僧孺爲太子少保分司宗閔爲漳州刺史戊子再貶僧孺汀州刺史宗閔漳州長史李宗閔長流封州

冬十一月復貶牛僧孺循州長史李宗閔長流封州

五年春正月淮南節度使李紳按江都今吳湘盜用程糧錢彊娶所部百姓顏悅女佔其資裝爲贓罪當死湘武陵之兄子也李德裕素惡武陵議者多言其冤詔遣監察御史崔元藻李稠覆之還言湘盜程糧錢有實顏悅本衢州人嘗爲青州牙推妻亦士族於前獄畏德裕以爲無與奪二月貶元藻端州司戶稠汀州司戶不復更推亦不付法司詳斷卽如紳奏處湘死諫議大夫柳仲郢敬晦皆上疏爭之不納稠晉江人晦昕之弟也　李德裕以柳仲郢爲京兆尹素與牛僧孺善謝德裕曰不意太尉恩奬及此仰報厚德敢不如意章公門館德裕不以爲嫌

冬十月李德裕秉政日久好狥愛憎人多怨之自杜悰崔鉉罷相官者左右言其太專上亦不悅給事中常弘質上疏言宰相權重不應更領三司錢穀德裕奏稱制置職業人主之柄弘質受人教道所謂賤人圖柄臣非所宜言十二月弘質坐貶官由是衆怒愈甚

六年春三月甲子上崩以李德裕攝冢宰丁卯宣宗卽位宣宗素惡德裕之專卽位之日德裕奉冊旣罷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邪安顧我使我毛髮洒浙夏四月辛未朔上始聽政　壬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德裕秉權日久位重有功衆不謂其遽罷聞之莫不驚駭甲戌貶工部尚書判鹽鐵轉運使薛元賞爲忠州刺史癸亥京兆少尹權知府事元龜爲崖州司

戶皆德裕之黨也、秋七月壬寅淮南節度使李紳薨、八月以循州司馬牛僧孺爲衢州長史封州流人李宗閔爲郴州司馬宗閔未離封州而卒、九月以荆南節度使李德裕爲東都留守解平章事、

宣宗大中元年、初李德裕執政引白敏中爲翰林學士及武宗崩德裕失勢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甚黨李咸訟德裕罪德裕由是自東都留守爲太子少保分司、

秋九月乙酉前永寧尉吳汝納訟其弟湘罪不至死李紳李德裕相表裏欺罔武宗枉殺臣弟乞召江州司戶崔元藻等對辯下刑部大理覆實以聞冬十二月庚戌御史臺奏據崔元藻所列吳湘冤狀如吳汝納之言戊午、

貶太子少保分司李德裕爲潮州司馬、

二年秋九月甲子再貶潮州司馬李德裕爲崖州司戶、

三年冬閏十一月己未崖州司戶李德裕卒、

武宗平澤潞

穆宗長慶二年春二月昭義監軍劉承偕恃恩陵轢節度使劉悟數衆辱之又縱其下亂法陰與磁州刺史張汶謀縛悟送闕下以汶代之悟知之諷其軍士作亂殺汶圍承偕欲殺之幕僚賈直言入責悟曰公所爲如是欲効李司空邪此軍中安知無如公者使李司空有知得無笑公於地下乎悟遂謝直言救免承偕囚之府舍、三月上詔劉悟送劉承偕詣京師悟託以軍情不時奉詔上問裴度

無下臣字

宜如何處置度對曰承偕在昭義驕縱不法臣盡知之悟在行營與臣書具論其事時有中使趙弘亮在臣軍中持悟書去云欲自奏之不知當奏不上曰朕殊不知也且悟大臣何不自奏對曰悟武臣不知事體然今事狀籍籍如此臣等面論陛下猶不能決況悟當曰單辭豈能動聖聽哉上曰前事勿論直言此時如何處置對曰陛下必欲收天下心止應下半紙詔書具陳承偕驕縱之罪令悟集將士斬之則藩鎮之臣孰不思爲陛下效死非獨悟也上俛首良久曰朕不惜承偕然太后以爲養子今茲囚繫太后尚未知之況殺之乎卿更思其次度乃與王播等奏請流承偕於遠州必得出上從之後月餘悟乃釋承偕、加

劉悟檢校司徒餘如故自是悟浸驕欲效河北三鎮招聚不逞章表多不遜、

敬宗寶曆元年、昭義節度使劉悟之去鄆州也以鄆兵二千自隨爲親兵八月、戊悟暴疾薨子將作監主簿從諫匿其喪與大將劉武德及親兵謀以悟遺表求知留後司馬賈直言入責從諫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朝廷其功非細秖以張汶之故自謂不潔淋頭竟至羞死爾孺子何敢如此父死不哭何以爲人從諫恐悚不能對乃發喪、

冬十一月朝廷得劉悟遺表議者多言上黨內鎮與河朔異不可許左僕射李絳上疏以爲兵機尚速威斷貴定人情未一乃可伐謀劉悟死已數月朝廷尚未處分中外人

意共惜事機令昭義兵衆必不盡與從諫同謀縱使其半叶同尚有其半效順從諫未嘗久典兵馬威惠未加於人又此道素負罪時必無優賞今朝廷但速除近澤潞一將州所謂先人奪人之心也新使既至軍心自有所繫從諫無位何名主張設使謀撓朝命其將士不肯從今朝廷久無處分彼軍不曉朝廷之意欲效順則恐忽授從諫欲同惡則恐別更除人猶豫之間若有姦人爲之畫策虛張賞設錢數軍士覬望旡難指揮伏望速賜裁斷仍先下明敕宣示軍衆獎其從來忠節賜新使繒五十萬匹使之賞設續除劉從諫一刺史從諫既粗有所得必且擇利而行萬無遠拒設不從命臣亦以爲不假攻討何則臣聞從諫已禁山東三州軍士不許自畜兵刀足明群心殊未得一帳下之事亦在不疑熟計利害決無卽授從諫之理時李逢吉王守澄計議已定竟不用絳等謀十二月辛丑以從諫爲昭義留後劉悟順命從諫濟以寬厚衆頗附之二年夏四月戊申以昭義留後劉從諫爲節度使文宗太和六年冬十一月乙亥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入朝七年春正月甲午加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同平章事還鎮初從諫以忠義自任入朝欲請老鎮既至見朝廷事柄不一又士大夫多請託恣輕朝廷故歸而益驕

開成元年春二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

衙作牙

名語見官
官弒逆　丙申加從諫檢校司徒、三月劉從諫復遣

立作屯

衙將焦楚長上表讓官因暴楊仇士良等罪惡士良亦言從諫窺伺朝廷及上卽位從諫有馬高九尺獻之上不受從諫以爲士良所爲怒絞其馬由是與朝廷相猜恨遂招納亡命繕完兵械鄰境皆潛爲之備從諫權馬牧及商旅歲入錢五萬緡又貨鐵者鹽亦數萬緡大商皆假以牙職使通好諸道因爲販易商人倍從諫所至多陵轢將吏諸道皆惡之從諫疾病謂妻裴氏曰吾以忠直事朝廷而朝廷不明我志諸道皆不我與我死他人立此軍則吾家無炊火矣乃與幕客張谷陳楊庭謀效河

且作旱

無往字

北諸鎮以弟右驍衛將軍從素之子稹爲牙內都知兵馬使從素以奴李士貴爲使宅十將兵馬使孔目官王協爲押牙親軍兵馬使以女妻之士貴爲使宅十將兵馬使劉守義劉守忠董可武崔玄度分將牙兵谷鄆州人楊庭洪州人也從諫尋喪稹秘不發喪王協爲稹謀曰正當如實曆年樣爲之不出百日旌節自至但嚴奉監軍厚遺敕使四境勿出兵城中暗爲備而已使押牙姜簽奏求國醫上遣中使解朝政以醫往問疾稹又逼監軍崔士康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稹爲留後上遣供奉官薛士幹往諭指云恐從諫疾未平宜且就東都療之俟稍瘳別有任使仍遣稹入朝必厚加官爵上以澤潞事謀於宰相宰相多以爲回鶻餘燼未

滅邊部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請以劉稹權知軍事諫官及群臣上言者亦然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嘗破走朱滔擒盧從使頃時多用儒臣爲帥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使李緘獲喪歸東都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從諫跋扈難制累上表迫脅朝廷今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爲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爲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其之曰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群臣言者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其略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丁丑上臨朝稱其語要切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以回鶻餘燼未滅塞上多虞專委卿禦侮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解朝政至上嘗劉稹見朝政日相公危

困不任拜詔朝政欲突入兵馬使劉武德董可武躡簏而
立朝政恐有它變遽走出積贈書百數千緡復遣牙將梁
叔文入謝薛士幹入境俱不問從諫之疾宜爲已知其死
之意都押牙郭誼等乃大出軍至龍泉驛迎候敕使詰用
河朔事體又見監軍言之崔士康懦怯不敢違於是將吏
扶積出見士衆發喪士卒竟不得入牙門積亦不受敕命
誼兗州人也解朝政復命上怒杖之配恭陵囚恙益深叔
文辛巳始爲從諫鞫朝贈太傅詔劉積護喪歸東都又召
見劉從素令以書諭積積不從丁亥以忠武節度使王茂
元爲河陽節度使邠寧節度使王宰爲忠武節度使戊元
栖曜之子宰智興之子也黃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書自

無以來一字

授作搏
雪作虛

言嘗睹淮西將董重質以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由重質
以爲由朝廷徵兵太雜客軍數少既不能自成一軍事須
帖付地主勢羸力弱心志不一多致敗亡故初戰二年以
來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已後客軍殫少止與陳
許河陽全軍相援縱使唐州兵不能因雪取城蔡州事力
亦不支矣宜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只保竟不用進
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督手令其守險鄧
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
爲寇僅五十歲其人味爲寇之肥見爲寇之利風俗益固
氣鋭已成自以爲天下之兵莫我與敵根深源闊取之固
難天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中之後每奮

忠義是以郎公抱貞能皆自悅走朱滔常以孤窮寒苦之
宣橫折河朔彊梁之衆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尊一可
以盡見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只鄆州隨來中軍二
千耳宣曆多故因以授之今繞二十餘歲風俗未改故
老尚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今成德魏博雖盡節效順亦
不過圖一城攻一堡係累稚老而已若使河陽萬人爲壘
室天井之口高壁深塹勿與之戰只以忠武武寧兩軍帖
以青州五千精甲宣潤二千督手徑擣上黨不過數月必
覆其巢穴矣時德裕制置澤潞亦頗采收言　李德裕言
於上曰議者皆云劉悟有功穆未可亟誅宜全恩禮詔下
百官議以盡人情上曰悟亦何功嘗當時迫於救死耳非素

心狗國也藉使有功父子爲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之足
矣穆何得復自立朕以爲凡有功當顯賞有罪亦不可苟
免也德裕曰陛下之言誠得理國之要　夏五月河陽
節度使王茂元以步騎三千守萬善河東節度使劉沔步
騎二千守苦菜關步兵一千五百軍榆社成德節度使王
元逵以步騎三千守臨洛棕壺山河中節度使陳夷行以
步騎一千守翼城步兵五百益興氏辛丑制削奪劉從諫
及子稹官爵以元逵爲澤潞北面招討使何弘敬爲南面
招討使與夷行劉沔茂元合力攻討先是河北諸鎮有自
立者朝廷必先有甲祭使次冊贈使宣慰使繼往商度軍
情必不可與節鉞則別除一官俟軍中不聽出然後始用兵

故常及半歲軍中得繕完爲備至是宰相亦欲且遣使開諭上卽命下詔討之王元逵受詔之日出師屯趙州六月王茂元遣兵馬使馬繼筌將步騎三千軍於天井關南科斗店劉稹遣牙內十將薛茂卿將親軍二千拒之丙子詔王元逵李彥佐劉沔王茂元何弘敬以七月中旬五道齊進劉稹求降皆不得受又詔劉沔自將兵取仰車關路以臨賊境秋七月上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鴈鎮魏早平澤潞回太祖之八世孫也甲辰李德裕言於上曰臣見鄜日河朔用兵諸道利於出境仰給度支或陰與賊通借一縣一柵據之自以爲功坐食轉輸延引歲時令請賜諸軍詔

指令王元逵取邢州何弘敬取洺州王茂元取澤州李彥佐劉沔取潞州甲辰從之晉絳行營節度使李德裕言於上曰彥佐逗遛顧望殊無討賊之意所請皆不可許宜賜詔切責令進軍畢城上從之德裕因請以元德防禦使石雄爲彥佐之副俟至軍中令代之乙巳以雄爲晉絳行營節度副使仍詔彥佐進屯畢城劉稹上表自陳亡父從諫爲李訓雪冤言仇士良罪惡由此爲權倖所疾謂臣父潛懷異志臣所以不敢舉族歸朝乞陛下稍垂寬察活臣一方何弘敬亦爲之奏雪皆不報李回至河朔何弘敬王元逵張仲武皆具纛鞬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

議制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辯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王元逵奏拔宣務柵擊堯山劉稹遣兵救老山、元逵擊敗之詔切責李彥佐劉沔王茂元使速進兵逼賊境且稱元逵之功以激厲之加元逵同平章事八月乙丑昭義大將李丕來降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欲以疑誤官軍李德裕言於上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問誠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可置之要地耳、王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弘敬猶未出師元逵屢奏稱弘敬懷兩端丁卯李德裕上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頗振王宰年力方壯謀略可稱請賜弘敬詔以河陽河東皆閫山險未能進軍賊屢出兵焚掠晉絳令遣王宰將忠武全軍徑魏博直抵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詔宰悉選步騎精兵自相魏趣磁州甲戌薛茂卿破科斗寨擒河陽大將馬繼笙焚掠小寨一十七、距懷州纔十餘里茂卿以無劉稹之命故不敢入時議者鼎沸以爲劉悟有功不可絕其嗣又從諫養精兵十萬糧支十年如何可取上亦疑之以問李德裕對曰小小進退兵家之常願陛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矣上乃謂宰相曰爲我語朝士有上疏沮議者我必於賊境上斬之議者乃止何弘敬聞王宰將至恐忠武兵入魏境軍中有變奔黃出師丙子弘敬奏已自將全軍度漳水趣磁州庚辰李德博上言河陽兵力寡弱目科斗店之敗賊勢愈熾壬戌元

處作令

復有疾人情危怯欲退保懷州臣竊見元和以來諸賊常視官軍寡弱之處併力攻之一軍不支然後更攻它處今魏博未與賊戰西軍閉險不進故賊得併力南下若河陽退縮不惟虧沮軍聲兼恐震驚洛師望詔王宰更不之磁州亟以忠武軍應援河陽不惟扞蔽東都兼可臨制魏博若慮全軍供餉難給且令發先鋒五千人赴河陽亦足張聲勢甲申又奏請敕王宰以全軍繼進仍急以器械繒帛助河陽窘乏上皆從之王茂元軍萬善劉稹遣牙將張巨劉公直等潛師先過萬善南五里焚雍店巨引兵繼之過萬善覘知城中守備單弱欲專有功遂攻之日昃城且拔乃使

無遮馬二字

人告公直等時義成軍適至茂元困急欲帥衆棄城走都虞候孟章遮馬諫曰賊衆自有前却半在雍店半在此乃亂兵耳今義成軍繞至尚未食聞僕射走則自潰矣願且彊留茂元乃止會日暮公直等不至巨引兵退始登山徼雨晦黑皆相驚曰追兵近矣皆走人馬相踐墜崖谷死者甚衆　上以王茂元王宰兩節度使共處河陽非宜庚寅李德裕等奏茂元習吏事而非將才請以宰爲河陽行營攻討使茂元病愈止令鎮河陽病困亦免它虞九月辛卯以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何弘敬奏拔肥鄉平恩殺傷甚衆得劉稹牓帖皆謂官軍爲賊云遇之即須痛殺癸巳上謂宰相何弘敬已克兩縣可釋前疑既有殺傷雖欲持

兩端不可得已乃加弘敬檢校左僕射、丙午河陽奏王茂元襲李德裕奏王宰止可令以忠武節度使將萬善營兵、不可使兼領河陽恐其不愛河陽節度先領懷州刺史常以判官攝事割河南五縣租賦隸河陽、不若遂以五縣置孟州其懷州別置刺史俟昭義平日仍割澤州隸河陽節度太行之險不在昭義而河陽遂爲重鎮東都無復憂矣上采其言戊申以河南尹敬昕爲河陽節度觀察使王宰將行營以扞敵昕供饋餉而已、庚戌以石雄代李彥佐爲晉絳行營節度使令自翼氏取潞州仍分兵屯翼城以備侵軼、石雄代李彥佐之明日卽引兵踰烏嶺破五寨殺獲千計時王宰軍萬

善劉沔軍石會皆顧望未進上得雄捷書喜甚冬十月庚申臨朝謂宰相曰雄真良將李德裕因言比年前潞州市有男子鬻桁唱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以爲妖言斬之破潞州者必雄也詔賜雄帛爲優賞雄悉置軍門自依士卒例先取一匹餘悉分將士故士卒樂爲之致死、初劉沔破回鶻得太和公主張仲武疾之由是有隙上使李回至幽州和解之仲武意終不平朝廷恐其以私憾敗事辛未徙沔爲義成節度使以前荆南節度使李石爲河東節度使、忠武軍素號精勇王宰治軍嚴整昭義人甚憚之薛茂卿以科斗寨之功意望超遷或謂劉稹曰留後所求者節耳茂卿太深入多殺官軍激怒朝廷此節所以來

益遲也由是無賞茂卿愠懟密與王宰通謀十二月丁巳宰引兵攻天井關茂卿小戰遽引兵走宰遂克天井關守之關東西寨聞茂卿不守皆退走宰遂焚大小箕村茂卿入澤州密使謀召宰進攻澤州當爲內應宰疑不敢進失期不至茂卿衔膺頓足而已稹知之誘茂卿至潞州殺之幷其族以兵馬使劉公直代茂卿安全慶守烏嶺李佐尧守雕黃嶺鄧傪守石會康良佺守武鄉傪謀之姪也戊辰王宰進攻澤州與劉公直戰不利公直乘勝復天井關甲戌宰進擊公直大破之遂圍陵川克之河東奏克石會關沼州刺史李恬石之從兄也石至太原劉稹遣軍將賈群詣石以恬書與石云稹願舉族歸命相公奉從諫喪歸葬東都石囚群以其書聞李德裕上言今官軍四合捷書日至賊勢窮蹙故僞輸成款冀以緩師稍得自完復來侵軼望詔石荅恬書言前書某敢聞奏若郎君誠能悔過舉族面縛待罪境上則石當親往受降護送歸闕若虛爲誠款先求解兵次望洗雪則石必不敢以百口保人仍望詔諸道乘其上下離心速進兵攻討不過旬朔必內自生變上從之石拾遺崔碣上疏請受其降上怒貶碣鄧城令　初劉沔破回鶻留兵三千戍橫水柵河東行營都知兵馬使王逢奏乞益榆社兵詔河東以兵二千赴之時河東無兵守倉庫者及工匠皆出從軍李石召橫水戍卒千五百人使都將楊弁將之詣逢壬午戍卒至太原先是軍士出征

人給絹二匹劉沔之去竭武庫自隨石初至軍用乏以巳絹益之人纔得一匹時已歲盡軍士求過正旦而行監軍呂義忠累牒趣之楊弁因衆心之怒又知城中空虛遂作亂

四年春正月乙酉朔楊弁帥其衆剽掠城市殺都頭梁季叶李石犇汾州弁據軍府釋賈群之囚使其姪與之俱詣劉稹約爲兄弟稹大喜石會關守將楊珍聞太原亂復以關降於稹戊子呂義忠遣使言狀朝議喧然或言兩地皆應罷兵王宰又上言遊奕將得劉稹表臣近遣人至澤潞賊有意歸附若許招納乞降詔命李德裕上言宰檀受稹表遣人入賊中實不聞奏觀宰意似欲檀招撫之功昔韓信破田榮李靖擒頡利皆因其請降潛兵掩襲止可令王宰失信豈得損朝廷威命建立奇功實在今日必不可以太原小擾失此事機望即遣供奉官至行營督其進兵掩其無備必須劉稹與諸將皆舉族面縛方可受納兼遣供奉官至晉路行營密諭石雄以王宰若納劉稹則雄無功可紀雄於垂成之際須自取奇功勿失此便又爲相府與宰書言昔王承宗雖逆命猶遣弟承恭奉表詣張相祠哀又遣其子知感知信入朝憲宗猶未之許今劉稹不詣尚書面縛又不遣血屬祠哀置章表於衢路之間遊奕將不即毀除實恐非是況稹與楊弁通姦逆狀如此而將帥大臣容受其詐是私惠歸於臣下不赦在於朝廷事體之間

交恐不可、自今更有章表、宜即所在焚之、惟面縛而來、始可容受、德裕又上言、太原人心從來忠順、止是貪虛賞、犒不足、況千五百人、何能爲事、必不可姑息寬縱、且用兵未罷、深慮所在動心、頃張延賞爲張朏所逐、逃歸漢州、還入成都、望詔李石義忠還赴太原行營、召旁近之兵、討除亂者、上皆從之、是時李石已至晉州、詔復還太原、辛卯、詔王逢悉留太原兵守榆社、以易定千騎、宣武兗海步兵二千討楊弁、又詔王元逵以步騎五千自土門入應接逢軍、忻州刺史李丕奏楊弁遣人來爲遊說、臣已斬之、兼斷其北出之路、發兵討之、辛丑、上與宰相議太原事、李德裕曰、今太原兵皆在外、爲亂者止千餘人、諸州鎮必無應者、計不日誅翦、惟應速詔王逢進軍至城下、必自有變、上曰、仲武見鎮魏、討澤潞有功、必有慕羨之心、使之討太原何如、德裕對曰、鎮州趣太原路最便、近仲武去年討回鶻、與太原爭功、恐其不戢士卒、平人受害、乃止、上遣中使馬元實至太原、曉諭亂兵、且覘其彊弱、楊弁與之酣飲三日、且賂之、成申、元實自太原還、上遣詣宰相議之、元實於衆中大言、相公須早與之節、李德裕曰、何故、元實曰、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以太原無兵、故發橫水兵赴榆社庫中之甲盡在行營、并何能遽致如此之衆乎、元實曰、太原人勁悍、皆可爲兵、并召募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須有貨財、李相止以欠軍士絹一匹、

壬子上不宜有空格

無從可得故致此亂并何從得之元實辭屈德裕曰從其有十五里光明甲必須殺此賊因奏稱楊并微賊決不可恕如國力不及宜捨劉稹河東兵戍榆社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為所屠滅乃擁監軍呂義忠自取太原

壬子克之生擒楊并盡誅亂卒　三月乙卯呂義忠奏克太原丙辰李德裕言於上曰王宰久應取澤州今已遷延兩月蓋宰與石雄素不叶今得澤州距上黨猶二百里而石雄所屯距上黨纔百五十里宰恐攻澤州綴昭義六軍而雄得乘虛入上黨獨有其功耳又宰生子晏實甚其父智與愛而子之晏實令為磁州刺史為劉稹所質宰之顧望不敢進或為此也上命德裕草詔賜宰督其進兵且曰朕顧茲小寇終不貸刑亦知晏實是卿愛弟將申大義任抑私懷丁巳以李石為太子少傅分司以河中節度使崔元式為河東節度使石雄為河中節度使、　己未石雄拔良馬等三寨一堡辛酉太原獻楊并及其黨五十四人皆斬於狗脊嶺　壬申李德裕言於上曰事故有激發而成功者陛下命王宰趣磁州而何弘敬出師遣客軍討太原而戍兵先取楊并今王宰久不進軍請徙劉沔鎮河陽仍令以義成精兵二千直抵萬善處宰肘腋之下若宰識朝廷此意必不敢淹留若宰進軍沔以重兵在南聲勢亦壯上曰善戊寅以義成節度使劉沔為河陽節度使、王逢擊昭義將康良佺敗之良佺棄石會關退屯鼓腰嶺、

散騎上不宜有空格

黷作虔

夏四月王宰進攻澤州、秋七月辛卯上與李德裕議以王逢將兵屯晉城上曰聞逢用法太嚴有諸對曰臣亦嘗以此語之逢言前有白刃法不嚴其誰肯進上曰言子及六宮無數旬之儲德裕因言劉稹不可赦上曰固然德裕曰昔李懷光未平京師蝗旱米斗千錢太倉米供天德宗集百官遣中使馬欽緒詢之散騎常侍李泌取桐葉摶破以授欽緒獻之德宗召問其故對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如此葉不可復合矣由是德宗意定既破懷光遂用為相獨任數年上曰亦大是奇士、閏月李德裕奏鎮州奏事官高迪密陳意見二事其一以為賊中好為偷兵術潛抽諸處兵聚於一黷官

軍多就迫逐以致失利經一兩月又偷兵詣它處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攻城柵慎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屯如此數四空歸自然衰氣官軍密遣諜者詗其抽兵之處乘虛襲之無不捷矣其二鎮魏屯兵雖多終不能分賊勢何則下營不離故處每三兩月一深入燒掠而去賊但固守城柵城外百姓賊亦不惜宜令進營據其要害以漸逼之若止如今日賊中殊不以為懼望詔諸將各使知之劉稹腹心將高文端隆言賊中乏食令婦人援穗春之以給軍德裕訪文端破賊之策文端以為官軍今直攻澤州恐多殺士卒城未易得澤州兵約萬五千人賊常分兵太半潛伏山谷伺官軍攻城疲弊則四集救之官軍必

無南宇

失利今請令陳許軍過乾河立寨自寨城連延築爲夾城
環繞澤州日遣大軍布陳於外以扞救兵賊見圍城將合
必出大戰待其敗北然後乘勢可取德裕奏請詔示王宰
文端又言固鎮寨四崖懸絕勢不可攻然寨中無水皆飲
澗水在寨東南約一里許宜令王逢進兵逼之絕其水道
不過三日賊必棄寨遁去官軍卽可追躡前十五里至青
龍寨亦四崖懸絕水在寨外可以前法取也其東十五里
則沁州城德裕奏請詔示王逢文端又言都頭王釗將萬
兵戍洺州劉稹既族薛茂卿又誅邢洺救援兵馬使談朝
議兄弟三人釗自是疑懼稹遣使召之釗不肯入士卒皆
譁譟釗必不爲稹用但釗及士卒家屬皆在潞州又士卒
恐己降爲官軍所殺招之必不肯來惟有諭意於釗使引
兵入潞州取稹事成之日許除別道節度使仍厚有賜與
庶幾肯從德裕奏請詔何弘敬潛遣人諭以此意劉稹年
少懦弱押牙王協宅內兵馬使李士貴用事專聚貨財府
庫充溢而將士有功無賞由是人心離怨劉從諫妻裴氏
晁之支孫也憂稹將敗其弟問典兵在山東欲召之使掌
軍政士貴恐問至奪己權且泄其奸狀乃曰山東之事仰
成於五舅若召之是無三州也乃止王協薦王釗爲洺州
都知兵馬使釗得衆心而多不遵使府約束同列高元武
安玉言其有貳心稹召之釗辭以到洺州未立功實所
慙恨乞留數月然後詣府許之王協請稅商人每斛遣軍

將一人主之名爲稅商實籍編户家貲至於什器無所遺皆估爲絹匹十分取其二率高其估民竭浮財及糗糧輸之不能充皆悁悁不安軍將劉溪尤貪殘劉從諫棄不用溪厚賂王協協以刑州富商最多命溪至之裴問所將兵號夜飛多富商子弟溪至悉拘其父兄軍士訴於問問爲之請溪不許以不遜語荅之問怒密與麾下謀殺溪歸國丙子假問閑城斬城中大將四人幷告刺史崔嘏嘏從之因請降於王元逵時高元武在党山聞之亦降先是使府賜洛州軍士布人一端尋有帖以折冬賜會稅商軍將至洛州王劍因人不安謂軍士曰留後年少政非己出今倉庫充實足支十年豈可不少散之以慰勞苦之士使帖不可用也乃擅開倉庫給士卒人絹一匹穀十二石士卒大喜劍遂閉城請降於何弘敬安王在磁州聞二州降亦降於弘敬尋山都知兵馬使魏元談等降於王元逵元逵以其久不下皆殺之八月辛卯鎮魏奏邢洺滋三州降宰相入賀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必梟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上曰於今所宜先處者何事德裕請以給事中盧弘正爲三州留後曰萬一鎮魏請占三州朝廷難於可否上從之詔山南東道兼昭義節度使盧鈞乘驛赴鎮潞人聞三州降大懼郭誼王協謀殺劉稹以自贖稹再從兄中軍使匡周兼押牙誼患之言於稹曰十三郎在牙院諸將皆莫敢言事

恐爲十三郎所疑而獲罪以此失山東今誠得十三郎不入則諸將始敢盡言采於衆人必獲長策稹召匡周諭之使稱疾不入匡周怒曰我在院中故諸將不敢有異圖我出院家必滅矣稹固請之匡周不得已彈指而出誼令稹所親董可武說稹曰山東之叛事由五兄城中人人誰敢相保留後今欲何如稹曰今城中尚有五萬人且當閉門自守耳可武曰非良策也留後不若束身歸朝如張元益不失作刺史且以郭誼爲留後俟得節之日徐奉太夫人及室家金帛歸之東都不亦善乎稹曰誼安肯如是可武曰可武已與之重誓必不負也乃引誼入稹與之密約既定乃白其母母曰歸朝誠爲隹事但恨已晚吾有弟不能保安能保郭誼汝自圖之稹乃素服出門以母命署誼都知兵馬使王協已戒諸將列於外聽誼拜謝稹已出見諸將稹治裝於內聽李士貴聞之帥後院兵數千攻誼誼叱之曰何不自取賞物乃欲與李士貴同死乎軍士乃退共殺士貴誼易置將吏部署軍士一夕俱定明日使董可武入謁稹曰請議公事稹曰何不言之可武曰恐驚太夫人乃引稹步出牙門至北宅置酒作樂酒酣乃言今日之事欲全太尉一家須留後自圖去就則朝廷必垂矜悶稹曰如所言稹之心也可武遂前執其手崔玄度自後斬之因收稹宗族匡周以下至襁褓中子盡殺之又殺劉從諫父子所厚善者張合陳揚庭李仲京郭台王羽韓茂章茂實

無對字

王渥賈庠等凡十二家幷其子侄甥壻無遺仲京訓之兄台行餘之子羽涯之從孫茂京茂實約之子渥璠之子庠餘之子也甘露之亂仲京等亡歸從諫從諫撫養之凡軍中有小嫌者誼曰有所誅流血成泥乃函稹首遣使奉表及書降於王宰首過澤州劉公直舉營慟哭亦降於宰乙未宰以狀聞丙申宰相入賀李德裕奏今不須復置邢洺磁留後但遣盧弘正宣慰三州及成德魏博兩道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德裕對曰劉稹驍獰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爲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及諸軍在境舜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爲然乃詔石雄將七千人入潞州以應援三州杜悰以饋運不給謂誼

等可赦上熟視不應德裕曰今春澤潞未平太原復擾自非聖斷堅定二寇何由可平外議以爲若在先朝赦之久矣上曰卿不知文宗心地不與卿合安能議乎罷盧鈞山南東道專爲昭義節度使戊戌劉稹傳首至京師詔昭義五州給復一年軍行所過州縣免今年秋稅昭義自劉從諫以來橫增賦斂悉從蠲免所籍上團竝縱遣歸農諸道將士有功者等級加賞郭誼既殺劉稹日望旌節既久不聞問乃曰必移它鎮於是閱鞍馬治行裝及聞石雄將至懼失色雄至誼等參賀畢赦使張仲清曰郭都知告身來日當至諸高班告身在此晚牙來受之乃以河中兵環毬場曉牙誼等至唱名引入凡諸將禁黜拒官軍者悉執送

京師加何弘敬同平章事丁未詔發劉從諫尸暴於潞州市三日石雄取其尸置毬場斬剉之戊申加李德裕太尉趙國公德裕固辭上曰恨無官賞卿耳卿若不應得欤必不與卿初李德裕以韓全義以來將帥出征屢敗甚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陳戰鬬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爲然白上行之

自鄜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它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故所向有功自用兵以來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李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彊不能自立苟能歸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歸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宣慰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使恩出朝廷不亦榮乎且以耳目所及者言之李載義在幽州爲國家盡忠平滄景及爲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後鎮太原位至宰相楊志誠遣大將遮敕使馬求官及爲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德裕復以其言白上上曰嘉當如此明告之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　九月詔以澤

州隸河陽節度、丁巳、盧鈞入潞州、鈞素寬厚愛人、劉稹未平、鈞已領昭義節度、襄州士卒在行營者、與潞人戰常對陳揚鈞之美、及赴鎮入天井關、昭義散卒歸之者、鈞皆厚撫之、人情大洽、昭義遂安、劉稹將郭誼王協劉公直安全慶李道德李佐堯劉武德董可武等至京師皆斬之、臣光曰、董重質之在淮西郭誼之在昭義、吳元濟劉稹如木偶人在伎兒之手耳、彼二人者始則勸人為亂、終則賈主規利、其死固有餘罪、然憲宗用之於前、武宗誅之於後、臣愚以為皆失之、何則賞姦非義也、殺降非信也、失義與信、何以為國、昔漢光武待王郎劉盆子、止於不死、知其非力竭則不降故也、樊崇徐宣王元牛邯之徒、豈非助亂之人乎、而光武弗殺、蓋以既受其降、則不可復誅故也、若既赦而復逃亡叛亂、則其死固無辭矣、如誼等免死流之遠方、沒齒不還可矣、殺之非也、王羽賈庠等已為誼所殺、李德裕復下詔稱逆賊王涯賈餗等已就、昭義誅其子孫宣告中外、識者非之、劉從諫裴氏亦賜死、又令昭義降將李丕高文端王釗等疏昭義將士與劉稹同惡者悉誅之、死者甚衆、盧鈞疑其枉濫奏請寬之、不從、昭義屬城有嘗無禮於王元逵者、元逵推求得二十餘人、斬之、餘衆懼、復閉城自守、戊辰、李德裕等奏寇孽既平、盡為國家城鎮、豈可令元逵窮兵攻討、望遣中使賜城內將士敕招安之、仍詔元逵引兵歸鎮、幷詔盧鈞自遣使安撫從之、

裘甫寇浙東

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冬十二月、浙東賊帥裘甫攻陷象山、官軍屢敗、明州城門晝閉、進逼剡縣、有衆百人、浙東騷動、觀察使鄭祗德遣討擊副使劉勍、副將范居植將兵三百、合台州軍共討之、

懿宗咸通元年春正月乙卯、浙東軍與裘甫戰於桐柏觀、前范居植死、劉勍僅以身免、乙丑、甫帥其徒千餘人陷剡縣、開府庫募壯士、衆至數千人、越州大恐、時二浙久安、人不習戰、甲兵朽鈍、見卒不滿三百、鄭祗德更募新卒、以益之、軍吏受賂、率皆得孱弱者、祗德遣正將沈君縱、副將張公署望海鎮將李珪將新卒五百擊裘甫、二月辛卯、與甫

戰於剡西、賊設伏於三溪之南而陳於三溪之北、進溪上流、使可涉、既戰、陽敗走、官軍追之、半涉決壅水大至、官軍大敗、三將皆死、官軍既盡於是山海諸盜及它道無賴亡命之徒四面雲集、衆至三萬分為三十二隊、其小帥有謀略者推劉暐勇力推劉慶劉從簡羣盜皆遥通書幣求屬麾下、甫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改元羅平、鑄印曰天平大聚資糧購良工治器械聲震中原、鄭祗德累表告急且求救於鄰道、浙西遣牙將凌茂貞將四百人、宣歙遣牙將白琮將三百人赴之、祗德始令屯郭門及東小江、尋復召還府中、以自衛、祗德饋之比度支常饋多十三倍而宣潤將士猶以為不足、宣潤將士請土軍為道、以與賊戰、諸將

或稱病或陽墜馬甚肯行者必先邀職級竟不果遣賊遊
騎至平水東小江城中士民儲舟裹糧夜坐待旦各謀逃
潰朝廷知祇德懦怯議選武將代之夏侯孜曰浙東山海
幽阻可以計取難以力攻西班中無可語者前安南都護
王式雖儒家子在安南威服華夷名聞遠近可任也諸將
皆以爲然遂以式爲浙東觀察使徵祇德爲宣歙三月辛
亥朔式入對上問以討賊方略對曰但得兵賊必可破有
官者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臣爲國家惜費則不然
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勝賊延引歲月賊勢
益張則江淮羣盜將蜂起應之國家用度盡仰江淮若阻
絕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十軍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
計哉上顧宦官曰當與之兵乃詔發忠武義成淮南等諸
道兵授之裘甫分兵掠衢婺州婺州押牙房郅散將樓曾
衢州十將方景深將兵拒險賊不得入又分兵掠明州明
州之民相與謀曰賊若入城妻子皆爲虜矣況貨財能保
之乎乃自相帥出財募勇士治器械樹柵浚溝斷橋爲固
守之備賊又遣兵掠台州破唐興已而自將萬餘人掠
上虞焚之癸酉入餘姚殺永尉東破慈溪入奉化抵寧海
殺其令而據之分兵圍象山所過俘其少壯餘老弱者蹂
踐殺之及王式除書下浙東人心稍安裘甫方與其徒飲
酒聞之不樂劉暉歎曰有如此之衆而策畫未定良可惜
也今朝廷遣王中丞將兵來聞其人智勇無敵不四十日

必至兵馬使宜急引兵取越州憑城郭據府庫遣兵五千守西陵循浙江築壘以拒之大集舟艦得閒則長驅進取浙西過大江掠揚州貨財以自實還修石頭城而守之宜歛江西必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龍裴取福建如此則國家貢賦之地盡入於我矣但恐子孫不能守耳終吾身保無憂也甫曰醉矣明日議之睢以甫不用其言怒陽醉而出有進士王輅在賊中賊客之輅說甫曰如劉副使之謀乃孫權所為也彼乘天下大亂故能據有江東今中國無事此功未易成也不如擁衆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此萬全策也甫畏式猶豫未決夏四月式行至柿口義成軍不整式欲斬其將久乃釋之自是

軍所過若無人至西陵裴甫遣使請降式曰是必無降心直欲窺吾所為且欲使吾驕怠耳乃謂使者曰甫面縛以來當免而死乙未式入越州既交政為鄭祇德置酒曰式主軍政不可以飲監軍但與衆賓盡醉迨夜繼以燭曰式在此賊安能妨人樂飲丙申餞祇德于遠郊復樂飲而歸於是始修軍令告饋餉不足者息矣稱疾臥家者起矣先求遷職者默矣賊別帥洪師簡許會能帥所部降式曰汝降是也當立效以自異使帥其徒為前鋒與賊戰有功乃奏以官先是賊諜入越州軍吏匿而飲食之文武將吏往往潛與賊通求城破之日免死乃全妻子或詐引賊將來降實窺虛實城中密謀屏語賊皆知之式陰察之悉捕索

斬之、刑將吏冗橫猾者嚴門禁無驗者不得出入警夜周密賊始不知我所爲矣式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或曰賊未滅軍食乏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官軍少騎卒式曰吐蕃回鶻比配江淮者其人習險阻便鞍馬可用也舉籍府中得驍健者百餘人虜久羈旅所部遇之無狀困餒甚式既犒飲又賙其父母妻子皆泣拜讙呼願效死悉以爲騎卒使騎將石宗本將之冗在管內者皆視此籍之又奏得龍陂監馬二百匹於是騎兵足矣或請爲烽燧以詗賊遠近衆寡式笑而不應選懦卒使乘健馬少給之兵以爲候騎衆恠之不敢問於是閱諸營見卒及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軍分路討賊府下無守兵更籍土團千人以補之乃命宣歙將白琮浙西將凌茂貞即本軍北來將韓宗政等帥土團合千人石宗本帥騎兵爲前鋒自上虞趨奉化解象山之圍號東路軍又以義成將臼宗建忠將游君楚淮南將萬璘帥本軍與台州唐興軍合號南路軍令之曰毋爭險易毋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平民脅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俘獲者皆越人也釋之癸卯南路軍拔賊沃洲寨甲辰拔新昌寨破賊將毛應天進抵唐興、五月辛亥浙東東路軍破賊將劉晊毛應天於唐興南谷斬寧海戊午南路軍大破賊將孫馬騎於應天先是王式以兵少奏更發忠武義成軍及請昭義軍詔從之三道軍至越州式命忠武將張茵將三百人屯唐

興、討賊南出之道、義成將高羅銳將三百人益以台州土
軍、徑趨寧海、攻賊巢穴、昭義將跌跌鄭將四百人、益東路
軍斷賊入湖州之道、庚申、南路軍大破賊於海遊鎮、賊入
甬溪洞戊辰、官軍屯於洞口、賊出洞戰、又破之、已、高羅
銳襲賊別帥劉平天寨、破之、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
敗、劉眭謂裘甫曰、鄆從吾謀入越州、寧有此困邪、王軼等
進士數人在賊中、皆衣綠、眭悉收斬之曰、亂我謀者此青
蟲也、高羅銳克寧海、收其逃散之民、得七十餘人、王式曰、
賊窘且饑、必逃入海、入海則歲月間未可擒也、命羅銳軍
海口、以拒之、又命望海鎮將雷思益、浙西將王克容、將水
軍巡海澄、思益等遇賊將劉簡於寧海東、賊不虞水軍群
至、皆棄船走山谷、得其船十七、盡焚之、式曰、賊無所逃矣、
惟黃罕嶺可入、剡恨無兵以守之、雖然、亦成擒矣、裘甫既
失寧海、乃帥其徒屯南陳館下、眾尚萬餘人、辛未、東路軍
破賊將孫馬騎於上嘹村、賊將王皐懼請降、戊寅、浙東
東路軍大破裘甫於南陳館、斬首數千級、賊委棄繒帛盈
路、以緩追者、踣跌鄧令士卒、敢顧者斬、毋敢犯者、賊果自
黃罕嶺遁去、六月、甲申、復入剡、諸軍失甫、不知所在、義成
將張茵在唐興、獲俘將苦之、俘曰、賊入剡矣、苟捨我、我請
為軍導、從之、茵後甫一日、至剡、壁其東南、府中聞甫入剡、
復大恐、王式曰、賊來就擒耳、命趣東南兩路軍會於剡、辛
卯、圍之、賊城守甚堅、攻之不能拔、諸將議絕溪水以渴之、

鄧作殘下同

無收字

劉簡間有從字

賊知之乃出戰三日凡八十三戰賊雖敗官軍亦疲賊請降諸將以白式式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功垂成矣賊果復出又三戰庚子夜裘甫劉暉劉慶從百餘人出降遣與諸將語離城數十步官軍疾趨斷其後遂擒之壬寅甫等至越州式腰斬暉慶等二十餘人械甫送京師刳城悉定未下諸將已擒甫不復設備劉從簡帥壯士五百突圍走諸將追至大蘭山從簡據險自守秋七月丁巳諸將共攻克之台州刺史李師望募賊相捕斬之以自贖所降數百人得從簡首獻之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乃請曰某等生長軍中父更行陣今年得從公破賊然私有所不諭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濠散以賑貧乏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饑人吾拾之食則彼不為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又問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耳今兵盡行城中無兵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又問使懦卒為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鬬鬬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八月裘甫至京師斬于東市加王式檢校右散騎常侍諸將官賞各有差先是上每以越盜為憂夏侯孜曰王式才有餘不曰告捷矣孜與式書曰公專以執裘甫為事軍須細大此期悉力故式所奏求無不從由是能成大功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五

154
12
974

154
42
34

通鑑紀事本末

三十五